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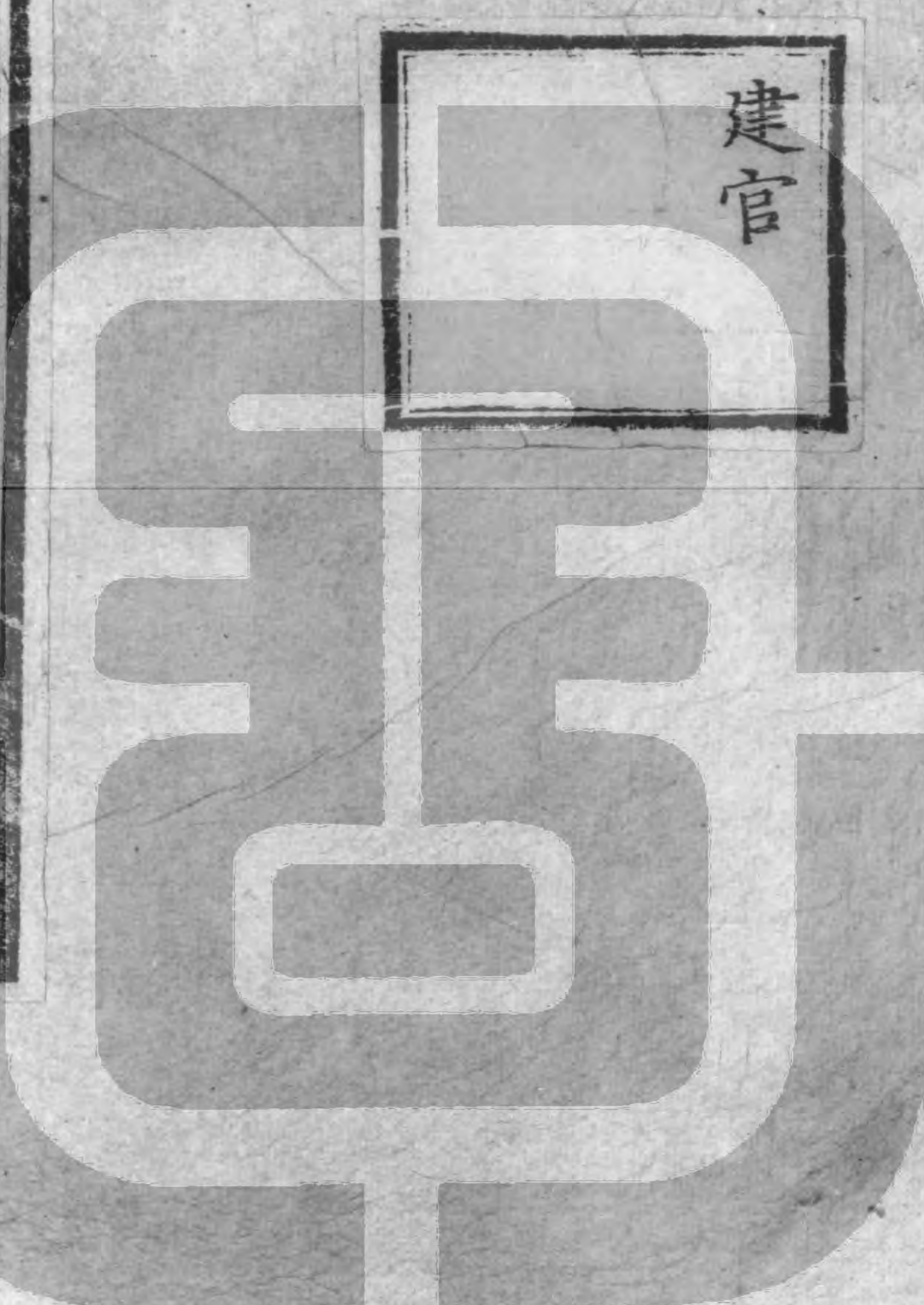
6244

269

建官

歷代名臣奏議

卷一百五十九  
之一百六十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五十九

建官

商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大夫列士。其相去何如。伊尹對曰。三公者。知通於大道。應變而不窮。辯於萬物之情。通於天道者也。其言足以調陰陽。正四時。節風雨。如是者。舉以為三公。故三公之事。常在於道也。九卿者。不失四時。通於溝渠。備堤防。樹五穀。通於地理者也。能通不能通。能利不能利。如此者。舉以為九卿。故九卿之事。常在於德也。大夫者。出入與民同衆。取去與民同利。通於人事。行猶舉繩。不傷於言。言之於世。不害於身。通於關梁。實於府庫。如是者。舉以為大夫。故大夫之事。常在於仁也。列士者。知義而不失其心事。功而不獨專。其賞忠政。彊諫而無有姦詐。去私立公。而言有法度。如是者。舉以為列士。故列士之事。常在於義也。故道德仁義定而天下正。凡此四者。明

王臣而不臣。湯曰。何謂臣而不臣。伊尹對曰。君之所不名。臣者四。諸父。臣而不名。諸兄。臣而不名。諸王之臣。臣而不名。盛德之士。臣而不名。是謂大順也。

湯問伊尹曰。古者所以立三公九卿大夫列士者。何也。伊尹對曰。三公者。所以參五事也。九卿者。所以參三公也。大夫者。所以參九卿也。列士者。所以參大夫也。故參而有參。是謂事宗。事宗不失。外內若一。漢成帝綏和二年。丞相翟方進等奏言。春秋之義。用貴治賤。不以卑臨尊。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準。臣請罷刺史。更置州牧。以應古制。從之。乃置州牧。秩二千石。

哀帝建平二年。丞相朱博又奏言。部刺史秩卑。賞厚。勸功。樂進。前罷刺史。更置州牧。秩真二千石。九卿缺。以高第補。其中材則苟自守而已。恐功效陵夷。姦軌不禁。臣請罷州牧。置刺史如故。從之。

東漢桓帝延熹中。宦官方盛。任人充塞。司空周景與太尉楊秉上言。內外吏職多非其人。舊典。中臣子弟不得居位。請皆斥罷。帝從之。於是條奏牧守以下五十餘人。或死或免。天下肅然。

靈帝中。五年。太常劉焉見王室多故。建議以為四方兵寇。由刺史威輕。且用非人所致。宜改置牧伯。選清名重臣以居其任。會刺史御儉賦歛煩擾。謠言遠聞。而取鄙張懿皆為盜所殺。朝廷遂從焉。議選

尚書列卿為州牧。各以本秩居任。州任之重自此始。

魏齊王嘉平中。時校事放橫。黃門侍郎程曉上疏曰。周禮云。設官分職。以為民極。春秋傳曰。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愚不得臨賢。賤不得臨貴。於是並見聖哲。樹之風聲。明試以功。九載考績。各備厥業。思不出位。故藥書欲拯晉侯。其子不聽。死人橫於街路。邠言不問。上不責非職之功。下不務分外之賞。吏無兼統之勢。民無二事之役。斯誠為國

要道治亂所由也。遠覽典志。近觀秦漢。雖官名改易。職司不同。至於  
崇上抑下。顯明分例。其致一也。初無校事之官。干與庶政者也。晉武  
皇帝。大業草創。衆官未備。而軍旅勤苦。民心不安。乃有小罪不可不  
察。故置校事。取其一。然檢御有方。不至縱恣也。此霸世之權宜。  
非帝王之正典。其後漸蒙見任。復為疾病轉相因仍。莫正其本。遂令  
上察官廟。下攝衆司。官無局業。職無分限。隨意任情。惟心所適。法造  
於筆端。不依科詔。獄成於門下。不顧覆訊。其選官屬。以謹慎為粗疏。  
以認詞為賢能。其治事。以刻暴為公嚴。以循理為怯弱。外則託天威。  
以為聲勢。內則聚群奸。以為腹心。大臣耻與分勢。含忍而不言。小人  
畏其鋒芒。鬱結而無告。至使尹模公於目下肆其奸。罪惡之著。行  
路皆知。纖惡之過。積年不聞。既非周禮設官之意。又非春秋十等之  
義也。今外有公卿將校。總統諸署。內有侍中尚書。綜理萬機。司隸校

尉督察京輦。御史中丞董攝宮殿。皆高選賢才。以充其職。申明科詔。  
以督其違。若此諸賢。猶不足任。校事小吏。益不可信。若此諸賢。各思  
盡忠。校事區區。亦復無益。若更高選國士。以為校事。則是中丞司隸。  
重增一官。尔若如舊選。尹模之奸。今復發矣。進退惟。筭無所用之。昔  
桑弘羊為漢求利。卜式以為獨烹弘羊。夫乃可雨。若使政治得失。必  
感天地。臣恐水旱之灾。未必非校事之由也。曹恭公。選君子。近小人。  
國風託以為刺。衛獻公。舍大臣。與小臣謀。定姜謂之有罪。縱令校事  
有益於國。以禮義言之。高傷大臣之心。况奸回暴露。而復不罷。是衣  
闕不補。迷而不返也。於是遂罷校事官。

晉武帝時。議省州郡縣半吏。以赴農功。光祿大夫荀勗。議以為省吏  
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昔蕭曹相。載其清靜。致  
畫一之政。此清心之本也。漢文垂拱。幾致刑措。此省事也。光武并合

吏負縣官國邑裁置十一。此省官也。魏太和中遣王人四出減天下吏員。正始中亦并合郡縣。此省吏也。今必欲求之於本。則宜以省事為先。凡居位者使務思蕭曹之心。以翼佐大化。篤義行崇敦睦。使昧寵忘本者不得容。而偽行自息。浮華者懼矣。重敬讓。尚止足。令賤不妨貴。少不陵長。遠不間親。新不間舊。小不加大。淫不蔽義。則上下相安。遠近相信矣。位不可以進。趣得譽。不可以朋黨求。則是非不妄。而明官人不惑於聽矣。去奇技。抑異說。好變舊。以徼非常之利者。必加其誅。則官業有常。人心不遷矣。事留則政稽。政稽則功廢。處位者而孜孜不怠。奉職司者而夙夜不懈。則雖在挈瓶而守不假器矣。使信若金石。小失不害大政。忍忿惰以容之。簡文案。略細苛。令之所施。必使人易視聽。顧之如陽春。畏之如雷震。勿使微文煩撓。為百吏所贖。二三之命為百姓所贖。則吏竭其誠。下悅上命矣。設官分職。委事責

成。君子心競而不力爭。量能授任。思不出位。則官無異業。政典不好矣。凡此皆愚心謂省事之本也。苟無此愆。雖不省吏。天下必謂之省矣。若欲省官。私謂九寺可并於尚書。蘭臺宜省付三府。然施行應代世之所習。是以久抱愚懷。而不敢言。至於省事實以為善。若直作大例。皆減其半。恐文武衆官。郡國職業。及事之興廢。不得皆同。凡發號施令。典而當則安。儻有駁者。或致壅否。凡職所臨履。先精其得失。使忠信之官。明察之長。各裁其中。先條上言之。然後混齊大體。詳宜所省。則令下必行。不可搖動。如其不爾。恐遣惑人聽。比前行所省。皆頂更輒復。或激而滋繁。亦不可不重也。

宋文帝元嘉末。議省錄尚書。揚州治中從事史沈懷文上議曰。昔天官正紀。六典序職。載師掌均。七府成務。所以翼平辰衡。經贊邦極。設總屬之原。著夫官典。和統之要。昭于國言。夏因虞禮。有深家司之則。

周承殷法。無損掌邦之儀。用乃調佐王均。緝亮帝度。而式憲之軌。弘正漢庭。述章之範。崇明魏室。雖條錄之名。立稱於中代。然釐之實。不愆於自古。比代相沿。應朝罔貳。及乎爵以事變。級以時改。皆興替之道。無害國章。八統元任。靡或省革。按台輔之職。二曰禮典。以和邦國。以統百官。四曰政典。以平邦國。以正百官。鄭康成云。冢宰之於庶僚。無所不總也。考于茲義。備于典文。詳古準今。不宜虛廢。不從。後魏宣武帝時。黃門中正甄琛上表曰。詩稱京邑翼翼。四方是則者。京邑是四方之本。安危所在。不可不清。是以國家居代。患多盜竊。世祖太武皇帝。親自殺憤。廣置主司里宰。皆以下代令長。及五等散男。有經畧者。乃得為之。又多置吏士。為其羽翼。崇而重之。始得禁止。今遷都以來。天下轉廣。四遠赴會。事過代都。五方雜沓。難可備簡。寇盜公行。劫害不絕。此由諸坊混雜。釐比不精。主司闇弱。不堪檢察。故也。

凡使人攻堅木者。必為之擇良器。今河南郡是陛下天山之堅木。鑿根錯節。亂植其中。六部里尉。即攻堅之利器。非貞剛精銳。無以治之。今擇尹既非南金。里尉鉞刀而割。欲望清肅都邑。不可得也。里正乃流外四品。職輕任碎。多是下才。人懷苟且。不能督察。故使盜得容姦。百賦失理。遺外小縣。所領不過百戶。而令長皆以將軍居之。京邑諸坊。大者或千戶。五百戶。其中皆王公卿尹貴勢姻戚豪猾僕隸。陰養姦徒。高門邃宇。不可干問。又有州郡俠客。蔭結貴遊。附黨連群。陰為市劫。比之邊縣。難易不同。今難彼易此。實為未愜。王者立法。隨時從宜。改絃易調。明主所急。先朝立品。不必即定。施而觀之。不便則改。今閑官靜任。猶聽長蕪。况煩劇要務。不得簡能下領。請取武官中八品將軍。已下幹用貞濟者。以本官俸。恤領里尉之任。各食其祿。高者領部尉。中者領經遠尉。下者領里正。不尔。請少高里尉之品。選下品中

應遷之者。進而為之。則督責有所。輦轂可清也。

隋文帝初即位。時天下州郡過多。河南行臺兵部尚書楊尚希上表曰。自秦并天下。罷侯置守。漢魏及晉。邦邑屢改。竊見當今郡縣倍多於古。或地無百里。數縣並置。或戶不滿千。二郡分領。具察以來。實費日多。吏卒八倍。租調歲減。清幹良才。百分無一。動輒數萬。如何可覓。所謂民少官多。十羊九牧。琴有更張之義。瑟無膠柱之理。今存要去閒。併小為大。國家則不虧粟帛。選舉則易得賢才。敢陳管見。伏聽裁處。帝覽而嘉之。

唐太宗貞觀七年。時尚書省詔敕稽壅。按成復下。弥年不能決。治書侍御史劉洎言。尚書萬機。本貞觀初未有令僕。職併務繁。左丞戴胄。右丞魏徵。應事彈舉。無所回撓。百司震肅。不敢懈比者。勳親在位。品非其任。功勢相傾。雖欲自彊。先懼訾謗。故郎中嘿奪。惟事空稟。尚書依

違不得專裁。究轄玩弛。綱紀不振。今宜精選左右丞。兩司郎中。使皆得人。非惟救曠滯之弊。固當矯拂趨競也。上嘗謂房玄齡等曰。致理之本。惟在於審量才授職務。省官負賢才。又云。官不必備。惟其人。若得其善者。雖少亦足矣。其不善者。縱多亦奚為。古人亦以官不得其人。比於畫地作餅。不可食也。詩曰。謀夫孔多。是用不就。又孔子曰。官事不。爾焉得倫。且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此皆載在經典。不能具道。當須更併省官負。各當所任。則無為而理矣。卿宜詳思此理。重定庶官負位。玄齡等由是所置文武共六百四十員。太宗從之。因謂玄齡曰。自此儻有樂工雜類。假使術逾儕輩者。只可持賜錢帛以賞其能。必不可超授官爵。與夫朝臣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違諸衣冠。以為耻累。

時故事軍國重事則中書舍人各執所見雜署其名謂之五花判事。中書侍郎中書令省審之。給事中黃門侍郎駁正之。至是上謂王珪曰。國家本置中書門下以相檢察。正以人心所見互有不同。苟論難往來務求至當。捨己從人。亦復何傷。比來或護己短。遂成怨隙。或避私怨。知非不正。順一人之顏情。為兆民之深患。此乃亡國之政。煬帝之世是也。當時羣臣如此。必自謂有智。禍不及身。及天下大亂。家國兩亡。其幸免者。亦為時論所貶。終古不磨。卿曹各當徇公忘私。勿雷同也。後又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詔敕有不便者。皆應論執。比來惟睹順從。不聞違異。若但行文書。則誰不可。而何必擇才也。房玄齡等皆頓首謝。

肅宗時諸州志帶團練使。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楊綰

奏。刺史自有持節諸軍事。以掌軍旅。司馬古司武。所以副軍。今副使。司兵參軍。今團練判官。官號重複。可罷天下團練。使。詔可。又減諸道觀察判官負之半。復言舊制刺史被伐。追皆降魚書。乃得去。開元時置諸道採訪使。得專停刺史。或外移。漸不可久。其刺史不稱職。若賊負。本道使具條以聞。不得擅追及停。而刺史亦不得輒去。州諸使所。如其故關使司。攝聽上佐代領。帝善其謀。於是高選州上佐。定上中下州。置兵員。詔卽官御史分道巡覆。

德宗建中初。河朔兵擊。民困。賦無所出。戶部侍郎判度支。佐以為救。莫若省用。省用則省官。乃上議曰。漢光武建武。廢縣四百。吏率十署一。魏太和時。分遣使者省吏員。正。郡縣。晉太元省官七百。隋開皇廢郡五百一。貞觀初省內官六



百員。設官之本以治衆庶。故古者計人置吏。不肯虛設。曰。漢至唐。因征戰艱難。以省吏員。誠救弊之切也。昔咎繇作士。今則尚書大理卿。則二咎繇也。垂作共工。今工部尚書。將作監。則二垂也。契作司徒。今司徒。戶部尚書。則二契也。伯夷為秩宗。今禮部尚書禮儀使。則二伯夷也。伯益為虞。今虞部郎中。都水使者。則二伯益也。伯冏為太僕。今太僕卿。駕部郎中。尚輦奉御。閑廐使。則四伯冏也。古天子有六軍。漢前後左右將軍。四人。今十二衛。神策八軍。凡將軍六十員。舊名不廢。新資日加。且漢置別駕。隨刺史巡察。猶今觀察使之有副也。參軍者。參其府軍事。猶今節度判官也。官名職務。直遷易不同。爾詎有是實哉。誠宜斟酌。繁省。欲致治者。先正名。神龍中。官紀蕩然。有司大集選者。既無闕員。則置員。外官二千。人自是以為常。當開元天寶中。四方無

虞。編戶九百餘萬。帑藏豐溢。雖有浮費。不足為憂。今黎苗凋瘵。天下戶百三十萬。陛下詔使者。按比。纔得三百萬。比天寶三分之一。就中浮寄。又五之二。出賦者已耗。而食之者如舊。安可不革。議者以天下尚有跋扈不庭。一省官吏。被罷者。皆往託焉。此常情之說。類非至論。且才者薦用。不才者何患其亡。又况顧姻戚家產哉。建武時。公孫述。隗囂。未滅。太和正始。太元時。吳蜀鼎立。開皇時。陳高。割據。皆羅取俊。又猶不慮。夫人以資數。今田悅。華繁。刑暴賦。惟軍是郵。遇士人如奴。固無范。睢。業。秦。費。李。彊。狄。之患。善以習文。不可以遽改。且應權省別。駕。參軍。司馬。州縣。額內官。約戶置尉。當罷者。有行義。在所以聞。不如狀舉者。當坐。不為人舉者。任參。常調。亦何患哉。如魏。置柱國。當時宿德盛業者。居之。貴寵第一。周。隋。間授受已多。國家以為勳級。纔得地三十頃耳。又開府儀同三司。先祿大

夫亦官名。以其太多。回作階級。隨時立制。遇弊則變。何必因循。俾改作邪議。入不省。

德宗立。銳於治。建中三年。詔中書門下兩省分置待詔官三十。以見官故官。若同正試。攝九品以上者。視品給俸。至京。餼幹力什器館宇。悉有差。推公錢收子贍用度。史館備換沈既濟諫曰。今日之治。患在官煩。未患員少。患不問。不患無人。兩者官。自常侍諫議。補闕拾遺。四十員。日止兩人。侍對缺員。二十一員未補。若謂見官不足。與議。則當更選其人。若廣聰明。以收淹滯。先補其缺。何事官外置官。夫置錢取息。有司之權制。非經治法。今置員三十。大抵月費不減百萬。以息準本。須二千萬得息百萬。配戶二百。又當復除其家。且得入流。所損尤甚。今關輔大病。皆言百司息錢。毀室破產。積於府縣。未有以革。臣計天下財賦耗歿。大者唯二事。一兵資。二官俸。自它費十不當二者。

所以黎人重困。杼軸空虛。何則。四方形勢。兵未可去。資費雖廣。不獲已之。又益以閑官冗食。其弊奈何。藉舊而置。猶可。若之何。加焉。事遂寢。時李泌請復所減州縣官。上曰。置吏以為人也。今戶口減於承平之半。吏員更增可乎。泌對曰。今戶口雖減。而事多於承平。且十倍。故吏不得不增。且所減皆有職事。而冗官不減。此所以為未當也。至德以來。置額外官。敵正官三分之一。若聽使計日得資。然後停加。兩選授同正員官。如此。則不惟不怨。兼使之喜矣。又請諸王未出閣者。不除府官。上皆從之。憲宗元和六年。檢校兵部尚書兼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吉甫。疾吏員廣。蘇漢至。隋未有多於今者。乃奏曰。方今置吏不精。流品屠豕。無事之官。食至重之稅。故生人日困。冗食日滋。又國家自天寶以來。置八十餘萬。其去為商販。度為佛老。雜入者。後者率十五以上。天下常以苦之人三。奉坐待衣食之人七。而內外官仰奉。靡者無慮萬員。有職無事。

出名異事雜者甚衆。故財日寘而受持者有限而調無數。九流安得不  
雜。萬務安得不煩。漢初置郡不過六十。而文景幾三王。則郡少不必改  
郡多不必事治。今列州三百。縣千四百。以邑設州。以鄉分縣。皆廢制  
致化之本。願詔有司博議。州縣有可併併之。歲時入仕有可停停之。則吏  
寘易求。官少易治。國家之制。官一品奉三千。職田祿米大抵不過千石。大  
曆時。權臣月奉至九千緡者。州刺史無大小皆千緡。宰相常奉始為裁限。  
至李泌量開劇稍增之。使相通濟。然有名在職。廢奉存額。去開劇之間。厚  
薄頓異。亦請一切商定。乃詔給事中殷平。中書舍人常貫。兵部侍郎  
許孟容。戶部侍郎李絳。參閱蠲減。凡省冗官八百員。吏千四百員。

敬宗寶曆五年。上以太廟兩室破漏。踰月不葺。罰將作度支宗正俸。命中  
使帥工葺葺之。補闕常呈諫曰。國家置百官。各有所司。苟為墮曠。宜擇能  
者代之。今曠官者止於罰俸。而以其事。委之內臣。是以宗廟為陛下所私。

而百官皆為虛設也。上善其言。即今有司葺之。

武宗會昌中。李德裕請增諫議大夫等品秩。狀曰。臣據大唐六典。隋氏門  
下省置諫議大夫七人。後四品下。今正五品上。自大曆二年。升門下中書  
侍郎為正三品。兩省遂闕四品。建官之制。有所未備。謹按左氏傳云。衣職  
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仲山甫則周之大臣。漢書汲黯稱願出入  
禁闈。補過拾遺。後漢書張衡為侍中。嘗居帷幄。容諷諫拾遺左右。此皆  
大臣之任。故其秩峻。其任重。則君敬其言。而用其道。况蹇諤之地。宜有老  
成之人。秩不優崇。則難用耆德。其諫議大夫。望依隋氏舊制。升為從四品。  
分為左右。以備兩省四品之闕。向後與丞郎出入。迭用。以重其選。

德裕又請復中書舍人故事。狀曰。伏見天寶以前。中書舍人六員。除參密  
遷授之外。其他政事。皆得商量。宰臣姚崇奏云。事有是非。理均與奪。人心  
既異。所見或殊。抑使雷同。情有不盡。臣既是官長。望於狀後。略言事理。優

劣。奏聽進止。自艱難以來。務從權便。政頗去於臺閣。事多系於軍期。決遣萬幾。專在宰弼。伏以陛下神武功成。味三思理。精敷庶政。在廣詢謀。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前漢魏相好觀故事。以為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行事。奏請施行。臣等商量今日以後。除畿密及諸鎮奏請戎事。有司支遣錢穀等外。其他臺閣常務。關於公黃州縣。奏請悉於典章。及刑獄等。並令中書舍人依故事商量。臣等詳其可否。聞奏後。晉出帝開運末。御史中丞顏衎上言。纔除御史者。旋授外藩。實任。復有以私故細事。求假外拜。州郡無參謁之儀。出入失風憲之體。漸恐四方得以輕易。百辟無所準繩。請自今藩鎮幕僚。勿得任臺官。雖親王宰相。出鎮亦不得奏充賓佐。非奉制勘事。勿得出京。自餘不令出釐雜務。務周世宗時。詔中外臣僚有所聞見。並許上軍論議。翰林學士竇璘上疏曰。設官分職。授政任功。欲為出之有倫。在任官之無曠。今朝廷

多士。省寺華資。無事有負。干乃六七。止於計月待奉。計年待遷。其中廉幹之人。不無愧耻之意。如非磨試。何展公才。請改兩畿諸縣令。及外州府五千戶以上。縣令為縣大夫。升為從五品。下畿大夫見府。如赤令之儀。其諸州府縣大夫。見本部長。如賓從之禮。郎中負外郎起居補闕拾遺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光祿少卿以下四品。太常丞以下五品等。並得衣朱紫。準在朝一任。約舊官遷二等。自拾遺監察除授回日。即為起居侍御史。中行負外郎。若前官不是三署。即罷後一年方得求仕。如此則士大夫足以陳力。賢不肖無以駕肩。各繫否臧。明行黜陟。利民益國。斯實良規。

宋太宗淳化四年。同知給事中事。崇成務等上奏曰。臣等昨奉敕命。差臣等同知給事中事。制敕如不便。依故事封駁。臣等尋檢會到門下省故事。并合起請事件。具劄子進呈。繳送付中書。續准敕命。自今

後應除職官勳爵不以廢置封贈並下畫敕其刑政損益并起請釐  
董制置公事並不正宣宜令魏庠已下候到省詳依令敕施行駁正  
遠改者臣等考求舊典具有明文封謂封還詔書不即行下駁謂駁  
正臺議然後奏聞蓋三者謹出令重改作之制也今若詔書已行方  
勒追改稽諸故事頗異前聞而况設官居方是為著位職司其事必  
有正言苟名實之相違慮典章之斯廢詔敕輕行之失請以近事明  
之中間竊覩敕下西路釐革書白益法又親差使制置江湖諸茶鹽  
皆聞妨害公私尋並停罷比行追改已紊成規蓋於經度之初而闕  
討論之理臣等欲乞起今後除職官勳爵不以廢置封贈祇下畫敕  
外其有上章起請釐革制置公事並望且下中書議其可否候議定  
命門下省審覆奏請付外施行公營者量與旌酬安詭皆明加懲戒  
賞罰並舉浮競悛心如此則詔敕無追改之名官曹有陳力之地稍

符典故用叶彌綸。

至道二年祠部負外部主判都省郎官事王炳上言曰尚書省國家  
藏載籍典治教之府所以周知天下地理廣袤風土所宜民俗利害  
之事當成周之世治定制禮首建六官漢唐因之自唐末亂離急於  
經營不遑治教故金穀之政主於三司曹名雖存而其實亡矣謹按  
吏部四司天官之職掌文官選舉周知天下吏功過能否考定升降  
之類戶部四司司徒之職掌邦五教周知天下戶口之數禮部四司  
宗伯之職掌國五禮辨儀式制度周知天下祠典祠祀之類兵部四  
司司馬之職掌武人選舉周知天下兵馬器械之數刑部四司司寇  
之職掌國法令周知天下獄訟刑名徒隸之數工部四司司空之職  
掌國百土周知天下封疆域圻山澤草木川瀆津渡橋船陂池之數  
凡此二十四司所掌事務各封圖書具載名數歲之本曹謂之載籍

所以周知天下事。由中制外。如指諸掌。今職司久廢。或籍散亡。惟吏部四司官曹。小具祠部。有諸州僧道丈帳。職方有諸州閏年圖經。刑部詳覆諸州已決大辟案牘。及旬禁奏狀。此外多無舊式。欲望令諸州每年造戶口稅租實行簿帳。寫以長卷者。別寫一本。送尚書省藏於戶部。以此推之。其餘天下官吏民口廢置祠廟甲兵徒隸百工疆畝封疆之類。亦可以籍其名數。送尚書省分配諸司俾之緘掌。俟期歲之後。文籍大備。然後可以振舉官守。興崇治教。望選大僚數人。博通治體者。參取古今禮典及諸令式。與三司所受金穀器械簿帳之類。仍詳定諸州供送二十四司載籍之式。如此。則尚書省備藏天下事物名數之籍。如祕閣藏圖書。太學藏經典。三館藏史傳。皆其職也。太宗覽奏嘉之。詔尚書丞郎及五品已上集議。吏部尚書宋琪等上奏曰。王者六官法天地四時之柄。百官之本。典教所出。望委崇文院

檢討六曹所掌圖籍。自何年不繫都省。詳具廢置之始。究其損益之源。以期恢復。既而其議亦寢。

太宗時。下詔求謹言。著作郎羅處約應詔。上奏曰。伏觀今年春。詔旨責以諫官備員。未嘗言事。雖九寺三監之官。亦得盡其讜議。陛下慶恭勞神。厲精求理。力行王道。坐致太平。先天而不違。德生民而未有。所以散玄黃之協氣。為動植之休祥。而猶不伐功成。屢求獻替。此真唐堯虞舜之用心也。臣累日以來。遙朝之暇。或於卿士之內。預聞時政之言。皆曰。聖上以三司之中。邦計所屬。簿書既廣。綱條實繁。將求盡善之規。冀協酌中之道。竊聞三省上言。欲置十二員判官。兼領其職。責各司其局。允執厥中。臣以三司之制。非古也。蓋唐朝中葉之後。兵寇相仍。河朔不王。軍旅未弭。以賦調莞樵之所出。故自尚書省分三司以董之。然國用所源。朝廷急務。故僚吏之屬。倚注尤深。或重其任

以履之。優其祿以寵之。黽勉從事者。姑務其因循。蓋奔事國者。或主於睚眦。因循則無補於國。睚眦則不協於時。或淺近之人。用指瑕於心計。深識之士。以多可為身謀。蠹弊相沿。為日已久。今若如十二員判官之說。亦從權救敝之一端也。然而聖朝之政。臻乎太平。當求稽古之規。以為垂世之法。臣嘗讀說命之書。以為事不師古。匪說攸聞。又二典曰。若稽古帝堯。若稽古帝舜。皆謂順考古道。而致治平。以臣所見。真若復高書都省故事。其尚書丞郎。正郎。員外郎。主事。令史之屬。請依六典舊儀。以今三司錢刀粟帛筦權支度之事。均在二十四司。如此。則各有司存。可以責其集事。今則金部。倉部。安能知儲廩帑藏之盈虛。司田司川。孰能知屯役河渠之遠近。有名無實。積久生常。况此却復都省之事。下臣猶能愈知其可。况陛下聰明睿哲乎。然議者以為不行已久。難於改更。若斷自宸心。下於相府。都省之制。故典存焉。上令下

從。孰為不可。蓋人者可與習。常難與適變。可與樂成。難與慮始。在周易有之。天地革而四時成。此言能改命初制。及小人樂成。則革面以順上矣。况三司之名。興於近代。堆案盈几之籍。何嘗能省覽之乎。復就三司之中。更分置僚屬。則愈失其本原矣。今三司。勾院。即尚書省比部。尤為勾覆之司。周知內外經費。陛下若欲復之。則制度盡在。迨及九寺三監。多為冗長之司。雖有其官。不舉其職。伏望陛下當治平之日。建無久之規。不煩更差使臣。別置公署。如此。則名正而言順。言順而事成。省其冗員。則息其經費。故書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又。伏望法天地簡易之化。建洪範大中之道。可以億萬斯年。垂衣裳而端拱矣。

時皇子益王元傑。改封吳王。行揚州潤州大都督府長史。領淮南鎮江兩軍節制。張洎當草制。因上疏議曰。謹按前史。皇子封王。以郡為

國置傅相及內史中尉等佐王為治。自漢魏以降所封之王如不之國。朝廷命卿大夫臨郡。即稱內史。行郡事。東晉永和泰元之際。有琅邪王會稽王。臨川王。故謝靈運主義之等。為會稽臨川內史。即其事也。唐有天下。以揚益路幽荆五郡為大都督。署長史司馬為上佐。即前代內史之類也。其大都督之號非親王不受。其揚益等郡或有親王遙領。朝廷命大臣臨郡者。即皆長史副大使知節度事。臣請質之前代。段文昌出鎮揚州。云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兼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李載義鎮幽州。云盧龍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兼幽州大都督長史。即其例也。今益王以揚潤二郡建社為吳國王。居大都督之位。又已正領節度使。豈宜却加長史之號。乃是國王自為上佐矣。若或朝廷且以長史拜受。其加銜內又無副大使知節度使之目。儻或他日別命守將俾臨本郡。即不知以何名目而除授也。臣草創

之夕。便欲上陳。慮奏報往反。有妨明日宣降。茲事有關國體。况吳王未領恩命。尚可改正。乞付中書門下商議施行。

權御史中丞王化基獻澄清畧言時事有五。其一復尚書省曰。國家立制動必法天。尚書省上應玄象。對臨紫垣。故六卿擬喉舌之官。即吏應星辰之位。斯實乾文昭著。故事具明。方今省署名實未極。夫三司使額乃近代權制。判官推官。勾院開拆。磨勘憑由。理欠。孔目。勾押前後行。皆州郡吏局之名。請廢三司。止於尚書省設六尚書分掌其事。廢判官推官。設都官分掌二十四司。及左右司公事。使一人掌一司。廢孔目。勾押前後行為都事主事令史。廢勾院開拆磨勘憑由。理欠等司。歸比部及左右司。如此。則事益精詳。且盡去州郡吏局之名也。六卿如關。即選名品相近有才望者權之。郎官如關。則於兩省三院選名幹有清望者依資除之。其二十四司公事。若磨勘不同。望下



本省官屬參酌其類均而行之。其二慎公舉曰。朝廷願年下詔以類求人。但聞例得舉官未見擇其舉主。欲望自今允責朝官有聲望者。各舉所知。其舉到官員則置籍。并舉主名姓籍之所舉之官實著庶能則特旌舉主。若所舉貪冒敗事。連坐舉主。陛下自登寶位十年于茲。七經選掄得人多矣。然下僚遠官不無沉滯。望令樞訪司及州郡長吏察廉以聞。藉以待用。則下無遺材矣。其三懲貪吏曰。貪吏之於民其損甚大。屈法頌刑。徇私肆虐。使民之受害甚於木之受蠹。若乃用非其人而不繩以法。雖多齋願。不能自見。蓋中人之性如水之在器。方貞不常。顧用之者何如爾。望令諸路轉運使副。兼採訪之名。責以覺察州府軍監長吏得失。俟其澄清部內。則待以不次之權置於侍從之間。所責周知物理。能備顧問。且足為外官之勸也。其四省冗官曰。古人建官。初不必備。者惟得其人也。國家封疆雖踰前世。而

分設庶官。實倍常數。意欲盡籠天下之利。而民物轉加凋弊。二十年前。江淮諸郡。揚楚最居要衝。務穰事殷。地廣民繁。然止設知州一人。署領官事。其餘通判判官推官。及州官等。悉皆分莞。推務倉庫。當時事無不集。無少獄訟。其後十年。臣任揚州時。朝廷添置監臨使臣等。職實踰本州官數。諸州冗員。似此非一。今以朝官諸色。使臣及縣令簿尉等。高卑相折而計之。一人月費不啻十千。以千人約之。歲計用十餘萬千。更倍約之。萬又過倍。使皆廢吏。止廢公帑。設或貪夫參錯其間。則取於民者。又加倍焉。望委各路轉運使副。與知州同議裁減。若縣令簿尉等官。自前多不備置。可兼者兼之。如此則冗官汰矣。其五擇遠官曰。負罪之人多非良善。貪殘兇暴。無所不至。若長以遠方牧民之官。其或怙惡不悛。恃遠肆毒。小民罹殃。卒莫上訴。甚非撫綏遠人之意也。若自今以往。西川廣南長吏。不任負罪之人。則遠人受

賜美書奏。太宗嘉納之。

真宗咸平二年。舉入閣故事。孫何次當待制。乃獻疏曰。六卿分職。邦家之大柄也。有吏部辨考績而育人材。有兵部簡車徒而治戎備。有戶部正版圖而阜貨財。有刑部謹紀律而誅暴強。有禮部祀神示而選賢俊。有工部繕宮室而脩隄防。六職舉而天下之事備矣。故周之會府。漢之尚書。立庶政之根本。提百司之綱紀。令僕率其屬。丞郎分其行。二十四司。察焉星拱。郎中負外判其曹。主事令史承其事。四海九州之大。若網在綱。唐之盛時。亦不聞別分利權。初使額而軍需取足。及玄宗侈心既萌。召發既廣。租調不充。於是蕭景揚創始以地官判度支。而宇文融為租調地稅使。始開利孔。以構禍階。至于肅代。則有司之職盡廢。而言利之臣攘臂於其間矣。於是叛亂相仍。經費不充。迨於軍期。切於國計。用救當時之急。率以權宜。裁之五代。短促會

莫是思。今國家三聖相承。五兵不試。太平之業垂統。立制在此。時也。

所宜一部使額還之六卿。慎擇戶部尚書一人。專掌鹽鐵使事。俾金

部郎中負外郎判之。又擇本行侍郎二人。分掌度支戶部使事。各以

本曹郎中負外郎分判之。則三使洎判官雖省。猶不省也。仍命左右

司郎中負外總知帳目。分勾稽違。職守有常。規程既定。則進無格克

之慮。退有詳練之名。周官唐式。可以復矣。茲事非艱。在陛下行之。爾

咸平四年。左司諫楊億奏曰。臣位列朝行。次當轉對。輒傾鄙見。上廣

宸聰。退省狂愚。伏增恐慄。臣竊以朝廷之所貴者。唯班爵是先。君人

之所重者。唯名器為急。是以躉豆之事。各有司存。樽俎之間。不相踰

越。思不出位。君子稱其守官。必也正名。先王以之經國。恭惟國家克

遵舊制。並建群司。公卿大夫表著。咸設臺省。監寺。曾局。異陳。然而徒

有其名。不舉其職。只如尚書會府。上法文昌。治本是資。政莫依出。條

目皆具可舉而行。今之存者但吏部銓擬。秋曹詳覆。自餘如唐亮。由別使以總領。尺籍伍符。非本司而校定。職守雖在。或事有所分。領雖存。或政非自出。丞轄之名。空設而無。違可糾。端揆之任。雖重而無務。可親。周之六官。於是廢矣。且如寺監。素有於掌執。臺閣咸著於規程。昭然軌儀。布在方策。昔者漢行故事。宣帝以之中興。魯為長府。閔子譏其改作。臣以為國家慮命擬之。未允。故置審官之司。憂議職之或濫。故設審刑之署。恐命令之或失。故建封駁之局。臣以為在於紀綱之不舉。不在於琴瑟之更張。若辯論官材。歸於相府。即審官之司可廢矣。詳評刑辟。屬於司憲。即審刑之署可去矣。出納詔命。關於給事中。即封駁之局可罷矣。至於尚書二十四司。各揚其職。寺監臺閣。悉復其舊。按六典之制度。拒百司之遺墜。在我而已。夫豈為難。此則一廷益尊。堂陛益峻。典章益舉。品流益清。端拱而天下治。昔者

茲道也。臣又以唐虞之時。建官惟百。夏商官倍。秦漢益繁。地有廣狹。典策咸在。自三公之極貴。九品之至微。著於令文。皆有員數。傳云。不必備。唯其人。蓋闕之斯可矣。若乃員外加置。任非其才。故竊下等頭形於朝請。斗量車載。播厥風謠。國體所先。尤須慎重。臣竊觀漢唐。員外郎及二百餘人。郎中亦及百數。自餘太常國子博士殿中丞。舍洗馬。俱不下數百人。率預常參。皆著引籍。不知職業之所守。多士恩澤之序遷。臣竊以昔館陶公主為子求郎。以為上應列宿。以至直建禮。伏奏明光。含香握蘭。雍容侍從。又嘗讀唐朝故事。益知有司之責。三院御史。歲滿願遷者多。物項以望省署。因而名橋。或六部之。或使除給諫。出刺大郡。猶謂左遷。今乃百十為群。殆非為官之旨。臣欲乞按唐制。應九品以上官。並定員數。臣又念昔者。秦之郡置守。漢以天下為十三部。命刺史以領之。自後四郡為州。以表

為刺史。降及唐氏，亦嘗變更。自宋數年，又仍舊貫。今國家多命，官之職出為知州，又設通判之官，以為副貳。此權宜之制耳。豈可為永久之訓哉？臣欲乞諸州並置刺史，以戶口多少制其俸祿，分下諸省去通判之官，但置從事之員。建廉察之府，以統臨。按異地之區，區處皆者，與國初詔廢支郡出於一時，十國為連周法斯在。一遣使唐制可尋。至若號令之行，風教之出，先及於府，府以及州，州以交縣，縣以及鄉里，自上而下，由近及遠，譬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提綱而舉目，張振領而羣毛理。由是言之，支郡之不可廢也，明矣。臣欲乞復置支郡，隸於大府，量地里而分割，如漕運之統臨，名分有倫，官事自塞。臣又觀唐制，內外官俸錢之數，有得米職田，又給防閑廩，使事惟內執，不自直門夫，各以官品差之。其數歲收其課，以資於家。

司又有公廨田，食本錢以給公用。自唐末離亂，國用不充，百官俸錢並減其半，自餘別給一切雜俸。今羣官於半俸之中，已是除陌。又於半俸三分之內，其二分以他物給之，留於市，即十纔得其一二。曾糊口之不及，豈代耕之足云。昔西漢張敞蕭望之上言，以為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今吏俸不足者，常有憂父母妻子之心。雖欲為廉，其勢不能。於是宣帝下詔云：吏皆勤事而俸祿薄，欲其無侵漁百姓，難矣。遂加吏俸。著於策書。臣竊見今之結綬登朝，陳力就列，其俸也不能足九人之飽，不及周之上農。其祿也未嘗有百石之入。不及漢之小吏，若乃左右僕射、百僚之師長，位莫崇焉。月奉所入，不及軍中千夫之帥，甚可駭也。豈聖朝稽古之意哉？臣欲乞今後百官俸祿雜給，並循舊制，既豐其稍，入可責以廉。賜官且限以常負，理當減於舊費。冗食悉罷，周行自清。臣又念唐虞之制也。凡預品官，各設

資考。課其表裏歸於有司。或歷階以升。或越少而補。國朝多以郊祀  
軍慶因而稍遷。考功之黜陟不行。士流之清濁無辨。陛下深鑒其弊。  
始矜惟新。昨有事於禮。禮得徧加於階爵。雖舊前失。未振舊規。臣欲  
乞依舊內外官各立考限。復令考功備舉其職。每歲置使校考以表  
盡公。資秩改遷。賞罰懲勸一遵典故。以振滯澆。臣又念昔者成周之  
制也。公侯子男皆列土以建國。大夫卿士並受田而無征。西漢已來。  
用秦武功之爵。唯列侯啓封。或踰萬戶。至關內侯。或有食邑。不過數  
百家。自是因循。以至唐室。食邑者率為虛設。言實封者歲入有差。  
殆及聖朝。並無所給。至於除拜之際。猶名數未移。空有食采之稱。真  
同畫餅之妄。臣欲乞依元和中所定實封條貫支給。削去虛邑。但行  
實食。以寵勲臣。臣又念國家每屬嚴禋。即覃大慶。叙封追贈。罔限彝  
章。乃至太醫之微。司歷之卑。率荷蓂蕭之澤。亦疏石窌之封。恩雖出

於殊常。事不循於經制。臣又以勲散之設。名品實繁。律文以勲  
官為二。官已經刪定。故事如散官至五品。必以上聞。今朝散銀  
青猶關命服。護軍柱國全是虛名。臣欲乞自今後常參官勲散  
俱至五品者。許封贈官階勲。俱至三品者。許立戟。每遇慶澤。令  
有司唯式施行。既禮秩之昭彰。固名品之分別。臣又以五等之  
爵施之于今。雖有階封之稱。曾無胙土之實。宜茅建社。固不可  
以遽行。翼子貽孫。亦足徵於舊典。臣欲乞內外官封至伯子男  
者。許應子。至公侯者。許應孫。別封國公者。許嫡子嫡孫一人。嚴  
封並令有司考求前制。所冀國朝無虛授之寵。臣下知延賞之  
恩。臣又以今之加功臣之稱。始於唐德宗幸奉天。扈蹕將吉。並  
加奉天定難功臣之號。因一時之賞。為萬世之通規。近代已  
有將相大臣。有加至十餘字者。尤非經據。不可遵行。所宜削除。

以明憲度。昔者講求典禮。晉國以清。考覈名實。漢朝稱治。當至  
化誕敷之際。是舊章或廢之時。跋見太平。正在今日。臣學術素  
淺。文理未明。輒述狂言。以塞明詔。煩越于下。啓慶不違。干冒天  
聽。臣無任省愆。戰汗。激切屏營之至。

大中祥符四年。龍圖閣待制知審官院張知白上奏曰。臣竊覽  
方冊。見唐虞之制。立四岳十二牧。百工九疇。百揆時敘。又曰。三  
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漢史載宣帝為名盛之主。羨其任人責  
成。知王道之想本。常曰。與我共治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斯言也。  
傳示不朽。後之人孰不稱頌哉。國家受命上穹。光啓鴻業。順考  
古道。增崇慶其。陛下聽政之初。變民在念。煥彼宸範。垂為政經。  
授之守臣。俾治黔首。斯固踵唐虞之感。而稱首於百王矣。昔唐  
李嶠常云。安人之方。須擇郡守。竊見朝廷重內官。輕外任。每除

牧伯。皆避命致訴。以遣外任。多是貶累之人。風俗不澄。宜

此。望於臺閣。妙選賢良。分典大州。共康庶績。臣請輟近侍。幸

庶僚。鳳閣侍郎常嗣立。因而請行。遂命以本官出領州郡。伏身

江洲。州郡方切擇人。苟有關員。俾之承乏。臣雖不肖。願繼前脩

矧唐年非遙。州郡故事。仍在。倘以為允。乞舉而行。

真宗時。右正言夏竦進策曰。臣聞古爵五等。裂地受封。各命

臣。咸思俾乂。秦滅六國。分為郡縣。百世因仍。遂廢古制。天下之

治。歸州縣。州縣之治。歸庶官。歷代以來。所難其選。設吏部之曹

張銓品之官。鑒裁不同。屢置各異。自非毛玠之尚苦節。陳群之

建九品。山濤之識量。任愷之忠直。王泰之接待。辛術之正明。高

孝恭之蕩鑒。裴行儉之博識。欲其材器無遺。與奪惟允。雖志誠

竭力。猶將不逮。唐室之制。入仕多門。選調之間。轉為繁總。故武

既冗貨賄滋豐。九流遂失澄清。官序遽成陵替。國家因天成。分  
牧元元。分命庶官。共治天下。銓衡劇地。公朝急務。長定之  
集之期。考課之規。各有攸敘。奈審覈浮擬。出入多途。請求一  
交午如雲。今史之門。衣冠若市。貪夫優游於常調。廉吏憤  
選門。能材且患於循資。庸器自安於久次。以至州僚縣佐。頗有  
廢事曠官。一吏失循。千民失所。蓋吏部不勤慎擇多士。有  
求。負乘貽災。維鷄致詐。紓民濟物。諒在伊人。誠當委注  
幹銓。選。並稽往制。擇善而從。但人數衰少。則題品易至。賄  
通。則轉遷易當。如其不逮。抑之散地。若有上材。擢之非次。  
思出私門。權歸吏手。則精養可別。勞逸自分。但眾官懷  
心。即萬國有治平之狀。  
張官設吏。求材審能。官職攸敘。百姓允洽。古者

求雋彥。周制論辨材能。六國談說。授官。嬴秦農戰入仕。漢則孝  
廉有道之舉。方正秀茂之科。上計之制。任子之。魏晉而降。取  
士多門。制度云繁。官途益雜。唐革隋命。因損舊。置勳品九等。  
自諸錄事及諸省令史。始為謂之流外。由是府胥獄掾。垂帶施  
紳。器名忽矣。陵遲官府。莫之統一。國家經始。尚循唐制。百司使  
藝。皆枚之選網。守當之名。勒留之號。歸司出職。頗繁有徒。一命  
親民。多乖治狀。濟其私弊。抑有成規。蓋府寺之吏。書等之。因  
循久次。不曉藝文。及預官常。何知政要。可令申命。司屬各限道  
經。選集之期。量加試難。少識前言。往行必知。樂善嚮。不惟文  
德慶誕。由是蒼生受賜。願觀狂。以適時宜。  
竦又進策曰。今之牧守。當古諸侯。權有生殺。祀有社稷。其人存  
王澤下沛。天時無害。庶官各守其序。四民不遷其業。其職廢則旱蝗

孽瘡痛徧野。政出於吏胥。獄成於賕賂。故國之股肱。莫先其任。漢宣帝有言曰。與我共治者。其惟良二千石乎。國家之制。貴尚州牧。在顯忠遂良。於斯惟盛。而求賢審官。或未純一。頗有因緣。久次。出分符。結託貴要。遂領藩條。或得用於虐刑。或成名於厨傳。以是奉法各異。為政差殊。彊者失於猛。寬者失於縱。謹者失於凝滯。敢者失於宣次。和者弊於黨。狠者弊於戾。或貪而有能。廉而無材。明於法令。拙於化育。喜於慈惠。疎於防戒。雖材不求備。難以適中。而任官惟賢。固宜慎選。然則罪莫大於貪暴。惡莫甚於闇懦。去此而往。其失可追。伏願陛下委注台司。議新其制。明考課之令。重刺舉之權。自非該通學術。熟習政事者。不得除授。仍歲詔尚書省。上其殿察。明示賞罰。若為治有狀。則即郡進爵。但有善化不渝。何必三年而代。無使人弊於迎送。弊於數易。惟陛下念之。夫隆守文之業。增太平之基。不在斯人。誰其責。

仁宗景祐四年。蘇舜欽上疏曰。臣聞事不師古。傳說所譏。必也正名。仲尼之訓。臣竊以國之寺監。乃卿佐之局。南有諸曹。皆尚書之位。近朝多差京朝官。或負外專判。於理不順。且遠方一州一郡。唯使相及僕射以上。方得言判。豈京朝小官得判省寺重地。臣欲乞今後非有本官者。但稱權及勾當。不令專判。庶合前規。

慶曆元年。吏部尚書夏竦議職官疏曰。臣聞官必正名。職惟守器。稽考古道。職官惟稱。自漢紀火師之立。龍名馬氏之設。則有司存。各供王事。竟命義和。分掌四錄。舜陟帝位。官名似序。司空以完百揆。司徒以遜五品。士典刑服。重掌上下。秩宗以主二禮。典樂以諧八音。若予工。龍允朕命。夏商官倍其名罕見。五長分治方國。六卿咸主軍事。官告陳於左相。百官聽於冢宰。姬旦踐阼。憲章昭備。太宰授之以



治法。地官責之以教。宗伯主禮。司馬布政。秋官主典刑之任。冬官以考工之職。凡百有司皆正服位。春秋列國。陪臣命秩。亡秦尚首飾。君立爵。祖龍誇詭。多設官名。劉氏因緣。遂成典故。若漢官之制。定名於祿百石而上。差等十六。或中或比。頗正序。列魏文盜漢。乃設九品。拓跋亂華。爰分階從。梁氏置戎號之官。隋室廣殿中之任。其間南北離割。羗胡猾亂。兵革蓋口。仍禮樂無度。官以漸有。職亦旋失。有唐啓祚。創置相因。逮其末齡。官號滋雜。姑息將帥。多加使領。五代因循。官次相迂。國家削除前弊。考故實。損益沿革。時謂適中。但百執承事。理有可疑。建官分職。職與官殊。量材受爵。爵與材異。或隸官。或隸司。太倉之粟。繫職青官。主關市之征。或呼為博士。不通章句之學。為著作。尚知筆削之書。或終年典禮。未聞因循之議。連歲執法。詎有彈劾之疏。或明於科律。不登讞獄之司。長於剋刺。難希諫諍之

善人。命秩於方牧。降虛受寵於通籍。位以資升。或過其材。官以久。或非其事。人皆謂官為請俸之具。位乃稱呼之號。名實相違。未可。訓語曰。必也正名。禮曰。各司其局。傳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又曰。一日失職。則死及之。故宣尼嘉虞人之守官。仲康罪羲和之離次。蓋官不易方。守不假器。陳力就列。臣無虛授。沐猴非戴冠之物。方柄非圓鑿之偶。函矢之業不同。庖祝之任有殊。傳曰。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又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任官之道。可不慎歟。試嘗稽堯舜之事。行三代之法。正其官司。辨其職掌。使上下之位無或差。彼材彼枝。授之彼官。此職此位。付之此事。位不以資。惟其人。還不以久。惟其材。寺人不可以厚祿。而不可以峻權。降虜可以鉅賜。而不可以華資。若守帑藏倉廩之物。主監權督責之局。可別制官。竟界之典。守隆皇宋之禮法。敬守文之功業。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幾周官曰。

以儀辨等則人不越。蓋任官惟賢不可不擇。名以出信不可不正。擇其賢則職舉。職舉則政成。正其名則事順。事順則禮備。禮樂之制自官始。惟陛下采念狂簡。覺貸萬死。則天下幸甚。

三年二月。知制誥田況上疏曰。臣聞有唐兩省。自諫議大夫至拾遺補闕共二十人。每宰相奏事。諫官隨而入。有所闕失。即時規正。其實皆中書門下之屬官也。今諫議大夫無復職業。自司諫正言知諫院皆違補之任。而朝廷責其言如大夫之職矣。而地勢不親。位序不正。在朝廷則與衆人同進退。非所以表顯而異其分也。今筦庫冗散之吏尚赴內朝。豈諫諍之臣不得日奉朝請。臣前任諫院。每聞一事。皆諸處來問。比及論列。或至後時。今若令諫官待奉內朝之事。兼王素歐陽脩蔡襄皆以他官知諫院。居兩省之職。而不得預其列。於體便欲乞今後並令經兩省班次。所貴名體相。禮副陛下選求之益。

知諫院歐陽脩論舉館閣職劄子曰。臣伏見國家近降詔書。條制館閣職事。有以見陛下慎於名器。漸振紀綱。然而積弊之源。其來已久。僥倖之路。非止一端。今於澄革之初。尚有未盡其甚者。臣竊見近年外任。發運轉運使。大藩知州等。多以館職授之。不擇人材。不由文學。但依例以為恩典。朝廷本意。以其當要劇之任。欲假此清職以為重。然而授者既多。不免冒濫。本欲取重人。反輕之。加又比來館閣之中。大半膏粱之子。材臣幹吏。蓋與比肩。亦有得之。以為耻者。假之既不。足為重。得者又不足為榮。授受之間。徒成兩失。臣欲乞今後任發運轉運知州等。更不依例帖職。若其果有材能。必欲重其職任。則當升拜美官。優其秩祿。况設官之法。本貴量材。隨其器能。自可升擢。豈必盡由儒館。方以為榮。

一臣竊見近年風俗澆薄。士子奔競者。多至有偷竊他人文字。干

謁權貴以求薦舉。如丘良孫者。又有廣費資材。多寫文冊。所業又非絕出。而唯務干求勢門。日夜奔馳。無一處不到。如林槩者。此二人。並是兩制。臣寮奏乞召試。內丘良孫。近雖押出。而林槩已有召試指揮。舊來本無兩省以上舉館職明文。尚猶如此。奔競。今若明許薦人。則今後薦者無數矣。臣欲於近降詔書內。兩省舉館職一節。添入。遇館閣闕人。即朝廷先擇舉主。方得薦人。仍乞別定館閣合存負數。以革冗濫。

一。臣竊見近降詔書。不許權貴奏薦子弟入館閣。此蓋朝廷爲見近年貴家子弟。濫在館閣者多。如呂公綽。錢延年之類。尤爲荒唐。所以立此新規。革其甚弊。臣謂今後膏粱子弟。既不濫居清職。則前已在館閣者。雖未能沙汰。尚須裁損。欲乞應旨。子弟入館閣。見在人中。若無行業文詞。爲衆所知。則不得入。一。臣竊見

補龍圖昭文館學士待制脩撰之類。所貴侍從清班。不至冗濫。

脩又乞置諸路按察使。疏曰。臣自初奉詔。官於第一次上殿。日。曾建言方今凋殘。公私困急。全由官吏冗濫者多。乞朝廷選差按察使。糾舉年老病患。賦污不才。四色之人。並行澄汰。仍具呈按察之法。條目甚詳。如臣之議。本欲使使者四出。而天下悚然。知朝廷有賞善罰惡之意。然後按文責實。其惡者黜。其善者升。中才之人。盡使警勵。凡臣所言者。乃所以救民急病。澄革四十年之蠹弊之事。若非遭逢聖主。銳意求治之時。上下力行之。不可也。柰何議者憚於作事。唯樂因循。祇命諸路轉運使。兼其職。尋亦再具論奏。其論格而不行。按察空文。遂至寢廢。生民蠹病。日益可哀。伏見陛下聖德日新。憂心庶政。近發手詔。督勵宰輔。然天下之事。積弊已多。如治亂絲。未知頭緒。欲事事更改。則力未能周。而煩擾難行。欲漸漸整緝。則因弊已極。而未能速效。

臣謂如欲因功少為利博。及民速於事切。則莫若精選強幹朝臣。十許人分行天下。盡籍官吏能否。坐而升黜之。如臣前所陳。然後可。臣聞治天下者。如農夫之治田。不可一槩也。高萊蕪穢久荒之地。必先力行芟闢。然後以時耘耨。今特遣之使。如文荒而芟闢也。轉運兼按察。乃以時而耘耨者爾。寬猛疾徐。各有所宜也。漢之刺舉。唐之黜陟。使考課使之類。每歲遣出。祖宗朝亦有考課院。蓋按察升黜。古今常法。非是難行之異事也。方今言事者。多以高論見棄。或以有害難行。如臣所言。只是選十餘人。明幹朝臣。察視官吏善惡。灼然有迹。易見者。著之簿籍。朝廷詳之。黜其甚者耳。臣自謂於論不遠。行之有利無害。然尚慮議者未以為然。謹別條具冗官利害六事。以明利博効速。而可行不疑。伏望聖慈。特賜財擇。如有可采。乞早施行。一曰。去冗官。則民之科率十分減九。臣伏見兵興以來。公私困弊者。不惟賦歛繁重。

全由官吏為奸。每歲科率一物。則貪殘之吏。先於百姓而剝。老弱之人。恣為群下之誅求。朝廷得其一分。奸吏取其十倍。民之重困。其害在斯。今若去此四色冗官。而代以循良之吏。事隨便宜。絕去騷擾。使民專供朝廷實數。科率免却。州縣分外誅求。故臣謂於民力十分減九也。比於別圖減省細碎無益者。其利博矣。二曰。不才之人為害深於賊吏。國家之法。除賊吏。因民先教者。乃行之。其它不才之人。大者壞州。小者壞縣。皆明知而不問。臣謂凡賊吏多是強黠之人。所取在於豪富。或不及貧弱。不才之人不能馭下。雖其一身不能乞取。而恣其群下。共行誅剝。更無貧富。皆被其殃。為害至深。縱而不問。故臣尤欲盡取老病繆懦者。與減吏一例黜之。三曰。內外一體。若外官不澄。則朝廷無由致治。今朝廷雖有號令。善者降出外方。若落此四色冗官之手。則或施設乖方。不知朝廷本意。反為民害。或留滯廢案。全

不施行。而又無糾舉。多作空文。若外邊去却冗官。盡得良吏。則朝廷行下之令。雖有乖錯。彼亦能回改。或執奏更易。終不至為大害。是民之得失。不獨上賴朝廷。全賴官吏善惡。以此而一。冗官豈可不去。四曰。去冗官。則吏負清簡。差遣通流。天下官有定員。而入仕之人無定數。既無退黜。冒濫者多。差遣不行。賢愚同滯。每有一闕。衆人競爭。得者無廉耻之風。不得者騰怨嗟之口。濫官之弊。近古無之。今若擇四色冗官去之。則待闕之人可無怨滯。五曰。去冗官。則中材之人可使勸懼。今天下官吏。豈必盡是不才。蓋為朝廷本無黜陟善惡不分。若見國家責實求治。人人旌別。則中材之人皆自勉強。不敢因循。雖有貪殘。亦須斂手。六曰。去冗官。則不過朞月。民受其賜。方今朝廷有憂念恤民之意。然上下困乏。必未有餘力廣惠及民。若但去冗官。則民受速賜。蓋臣嘗見外處州縣。每一繆官替去。得一能者代之。不過數日。民已誦謠。今若盡去冗官之吏。而以能吏代之。不過朞月。必受賜。此臣所謂及民速於事切者也。

脩又上疏曰。臣曾上言。為天下官吏冗濫者多。乞遣使分行按察。日切親降敕下諸路轉運使司。令兼按察使。切以轉運使自合按察本部官吏。今若特置使名。更加約束。則於常行之制。頗為得宜。必致救弊於時。則未盡善。且臣初乞差按察使者。蓋欲朝廷精選強明之士。切聞朝議以所選非人。故不遣使。今所委轉運使。豈盡得人乎。其間昏老病患有之。貪贓失職者有之。此等之人。自當被劾。豈可劾人。其間縱有材能之吏。又以幹運財賦。有未益之繁。供給軍須。有星火之急。既不暇徧走州縣。專心察視。則稽遲鹵莽。不能無之。故臣謂轉運使兼按察使。不才者既不能舉職。又不暇盡心。徒見空文。恐無實効。在於事體。不若專遣使人。伏自兵興累年。天下困弊。既荒廢。廢

既無力以振救。謂歛科率。又無由減省。徒有愛民之意。而無死患之方。若但能逐去冗官。不令貪暴。選用良吏。各使撫綏。唯此一事。及民家切。苟可為人之利。何憚選使之勞。况自今年累遣安撫。宣於今日。頓以為難。今必恐三丞至。郎中內難得其人。即乞且依前後安撫於侍從。臣僚臺官館職中。選差十數人。少處路分。兼察兩路。其侍從。臣僚仍各令自辟判官。分行採訪。用臣前來請事件施行。其轉運兼按察使。若能精選其人。亦乞著為今後常行之制。臣伏思從來臣寮。非不言事。朝廷非不施行。患在但著空文。不責實效。故改更雖數。號令雖煩。上下因循。了無所益。今必務日新求治。革弊救時。則須在力行。方能濟務。臣所言者。生民之急務也。天下之利也。不但略言一二。以塞言責而已。伏望留意詳擇。

請論大臣不可親小事。疏曰。臣伏見兵興累年。天下多故。他密之機。

事任非輕。雖典兵戎。體均宰輔。至於大小機務。其繁又倍於中書。所以國家舊制。都副承旨皆用士人。位比屬僚。事參謀議。祖宗之制。尤慎擇材。或取其歷職詳練者。以為副使。自承平以來。綱紀廢弛。惟用人使備員而已。當四方無事之時。兩府檢例行事。上下尸曠。恬然不恠。自兵戎既動。中外事繁。借務因循。致多敗誤。今承旨不親職事。惟署文書。凡百行遣。皆委諸房小吏。使副大臣不免親臨細事。既不得精心思慮。專意廟謀。至於碎務繁多。又不能躬自檢察。遂使邊防急奏。多苦滯留。軍國密謀。動成漏洩。凡關事體。不便處。多皆由樞臣難自躬親。而承旨不能舉職也。臣今欲乞依祖宗舊制。承旨特用士人。如武臣中難得其人。即請於文官中精選材能。換與合入官資。責其舉職。仍令樞密使副條列常行事目。有可以分職責成者。悉以委之。使大臣專意廟謀。屬吏分行職事。時參國論。庶有裨補。既復朝廷之

舊制。又於事體而合宜。伏望聖慈特賜裁擇。

至和二年。備為翰林學士。上奏曰。臣竊以學士待制。彌為侍從之臣。所以承宴聞備顧問。以論思獻納為職。自祖宗以來。尤精其擇。苟非清德義行。鵠然眾譽。高才博學。獨出一時。則不得與。其選用至難。員數至少。官以難得為貴。人以得職為榮。搢紳之望。既隆。則朝廷之體。增重。其後用人頗易。員數漸多。往時學士待制。至六七十員。近年以來。稍謹除拜。即今猶及四十餘員。臣謂愛惜名器。不輕授人。朝廷既已知之矣。而為國家計者。宜於此時創立經制。今唯翰林學士中書舍人知制誥。各有定員。其餘學士待制。未有員數。臣今欲乞檢詳前史及國朝故事。自觀文殿大學士至待制。並各立定員數。遇有員闕。則精擇賢才。以充其選。苟無其人。尚可虛位以待。如允臣所請。乞賜詳議施行。

備兼判三司院時。又上奏曰。臣勘會本班見管使臣八千一百一十二員。自古濫官未有如此之多也。臣遂將簿籍根磨。增添數目。只為皇祐二年終至今實四年半之內。自借職以上。增添二千八十五員。於中近日增添并多。只自皇祐五年終至今年六月一年半之內。增四百九員。殿侍猶不在數。蓋由曲恩濫賞。臨時無節。以日計月。所積遂多。率計一歲常增四百五十員。若不塞其濫源。則更三五年後。不勝其弊矣。於今裁損已為太晚。若更增添。則四海之廣。不能容濫官。天下物力。不能給俸祿矣。臣今略舉入仕僥倖者二事。乞先賜檢堦釐革。其餘見在者。既不可減損。惟其入仕之源。欲乞令當政大臣。賜摩畫。所貴不為將來之患。所有臣摩畫二事。各具畫一如後。

一。自來諸皇親宅前勾當人。除郡王宮殿侍。年深有例。送三班院差使外。其餘宮院殿侍及客司書表宅寮等。別無恩例。只自慶

曆八年初立年限。上自郡王下至觀察使以下。應緣皇親宅前殿侍客司書表宅案等。並只勾當五年。便送三班差使等。第年限轉充借奉職。以入仕之源。實為僥倖者。臣今欲乞應郡王已下宅前殿侍客司書表宅案勾當及五年者。更不送三班。只令在宅依舊勾當。所有合轉殿侍至借職年限。並依慶曆八年。院劄子指揮。如此。則皇親勾當人不妨恩澤。只是免得諸宮院送納三班。後續補人數。兼諸宮院若得依舊勾當。並是諳熟委使之人。又三班減得人數。甚為利便。

一。百司人吏舊來出職。皆有職名年限。近年多候轉及職名及年限未滿。多乞情願。既近下恩澤。或僥求因人奏帶及抽差勾當。發勞酬獎。及合作選人者。情願既班行之類。今乞一切止絕。乞臣所起請。只是因述濫官略陳此一事。如九臣所請。乞下三

院與勾當臣僚。同止銷障。併言。新制奏乞朝廷降下施行。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六十

建官

宋仁宗皇祐元年。知諫院錢彥遠上奏曰。臣以侍讀待制職名。乃准文學諸吏。唐常侍給事之官。清貴嚴近。職在侍從。獻納規諷。謀謨資重。才周文華。兼美不授。非以恩例敘遷。可得國朝揀任。精極先帝時。待制張知白。自叅知政事。方除翰林侍讀學士出外。及祥符中。特置待制四員。令更直秘閣。以備顧問。則聖人求賢擇才之意深矣。而近歲除授頗多。凡任使稍重。例帶此職。邊防列鎮。印綬纍纍。不唯名數益輕。兼恐獎擢有濫。夫爵祿品秩。其選謹則職事脩舉。其流雜則賢愚混淆。一失本源。沮勸何賴。臣欲乞今後自翰林侍讀。樞密直龍圖閣等學士。及龍圖天章閣待制。並依翰林學士知制誥故事。各限定員數。遇有關方許除授。其三路帶安撫使。臣僚並乞別除職名。所

貴內外流品有殊。朝廷之官益重。

二年。侍御史知雜事何邈上奏曰。臣伏見朝廷以文武官入流無限。審官三班院流內銓皆除注不行。故嘗詔羣臣博講利害。以求省官之榮。今選人改官已增立年考。胥史出職又議塞他岐。唯貴勢奏薦子弟不加裁損。則除弊之源有所未盡。臣檢會文武臣寮奏薦親屬條制。文臣自御史知雜已上。武臣自閤門使已上。每歲遇乾元節。得奏親屬一人。諸路轉運使提點刑獄三司判官開封府判官推官郎中。至帶館職。負外郎諸司使至副使。遇郊裡得奏親屬一人。總計員數。上自公卿。下至庶官子弟。以蔭得官及他橫恩。每三年為率。未減千餘人。舊制須以服紀親疎等降推恩。然未立年月遠近為限。所以恩例頻數。臣寮蔭補近親外多及疎屬。遂致入仕之門不知紀極。法保任。唐制資蔭本止及子孫。他親無預。又不著為常例。今本朝

恩至廣。人臣多繼世不絕。恩固甚厚。然事久則弊。亦當改張以救

失。臣欲乞今後文武臣寮官序。合每歲遇乾元節。得奏薦親屬之人。

除子孫依舊外。暮親候遇郊裡許奏一人。其餘親屬再遇郊裡許奏

一人。其官序每遇郊裡得奏薦親屬之人。除子孫依舊外。暮親候再

遇郊裡許奏一人。其餘親屬候三次遇郊裡許奏一人。如此等級裁

減。一年內可省入官數十人。積年而計。所省漸多。則仕路之冗不澄

汰而自清矣。朝廷向來已曾更改資蔭條制。然而親子孫亦以限年

釐革。是致人心怨嗟。遂即復故。臣今所請。以奏薦親疎為等降。皆緣

人情。蓋人情於近親則恩甚厚。於疎屬則恩漸薄。今既許近親依舊

制。其疎屬止以年月遠近為限。不盡隔絕。酌於衆心。計亦無恙。唯聖

明斷而行之。則官濫之源庶或可塞。其邊臣及路分合得恩例。即乞

依舊如許施行。仍乞候過今年秋大享後為始。

嘉祐元年知諫院范鎮上奏曰。臣謹按唐制。五品以上蔭孫。三品以上蔭曾孫。而無蔭兄弟叔姪之文。今文官自知雜御史以上。歲奏一人。自帶職。負外郎以上。三歲奏一人。武官自橫行以上。歲奏一人。自諸司副使以上。三歲奏一人。又無兄弟叔姪曾孫之品限。而旁及疎從。所以入流寔廣。仕路益雜。臣欲乞見任兩府聽蔭兄弟叔姪。見任學士。正任團練使以上。比唐三品得蔭曾孫。知雜御史。正刺史以上。比唐五品得蔭孫。帶職。負外郎。諸司副使以上。專得蔭子。兄弟叔姪。降曾孫一等。曾孫降孫一等。孫降子一等。又歲奏一人。與三歲奏一人。自有京官試御齋郎之別。武官亦欲乞歲奏一人者。亦令三歲奏一人。於所得官上。遞加一等。或二等。以優異之。若得奉禮部大司馬。議者若曰。今自學士而下。捨兄弟叔姪而專任子孫。非正。親愛之道。臣竊以為不然。兄弟叔姪。於公則刑不相及。於私則

相及。

若令因官置到資。產。不及兄弟叔姪。

至於朝廷爵賞。則輕加之。為不可也。臣欲乞

除品合得蔭外。朝廷必欲徇其私愛。加惠旁宗。且令依舊奏補。無使入流。如有才藝。自隨科目貢舉課試。中科目者。比類白身人。優與推恩。其無子孫者。特聽奏旁親一人入流。如此。則下不失私親之愛。上無冗官濫賞之弊。

仁宗時。宋庠奏曰。聖詔曰。承平寔久。仕進多門。人淳政濫。負多闕少。滋長奔競。糜費廩祿者。臣等聞欲影之正者。必端其表。欲流之潔者。必澄其源。此雖老生之常談。然實治道之要術。朝廷設官取士。固有成規。三年一開舉場。九品盡由銓選。其餘資蔭入仕。流外出身。或依託權臣。謂之門客。或因緣酬獎。不累年勞。舉例承恩。詭名希寵。人淳政濫。抑有由來。臣等以謂取士者。政之表也。補吏者。官之源也。近歲舉人殿試。有老榜之目。但論舉數。無取藝能。釋褐雖被朝恩。參選已

登暮齒。綴分職任。盡昧廉隅。臣等欲乞將來科場罷茲一事。又每歲百司人吏。出官甚衆。羣臣子弟。增年就祿。負多闕少。不得不然。今審官院流內銓。例許成資。便令除替。雖守闕者暫時為利。罷任者赴選益多。苟且因緣。不能盡舉。以上三事。欲乞各付所司。審加詳議。委中書門下裁酌以聞。如此施行。似堪經久。

參知政事范仲淹上疏曰。臣謹按三代之制。皆立三公。建六卿。太公周公召公。周之三公也。以論道經邦為師傅。又天官冢宰掌邦治。地官司徒掌邦教。春官司伯掌邦禮。夏官司馬掌邦政。秋官司寇掌邦禁。冬官司空掌邦土。此周之六卿也。各帥其屬以佐王理邦國。大事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亦以三公兼六卿之職。取其重也。周用此制。而王道大興。世祚綿久。至八百年。我國家有周之天下。未能行周之制。亦當約而申之。以治天下。則可卜長世之業矣。今中書乃天官冢宰

之任。樞密院乃古夏官司馬之任。其地官春官秋官冬官之職。於群有司。皆無六卿之正。又無三公兼領之重。而兩府間。惟進擬除多循資級。評論賞罰。各遵條例之外。上不專三公論道之職。下不專六卿佐王之業。雖庶政不脩。天下不理。皆將安歸。臣請朝廷於百職中。選其務之重者。命輔臣兼領其綱。要體周之三公。兼其六卿。法周之六卿。各帥其屬。以佐理邦國。唐貞元中。詔宰相齊映判兵部。李勉判刑部。劉滋判吏部。崔造判戶部。工部。又嘗命宰相兼諸道。蓋鐵轉運使。是宰相下兼其職。以重其事也。其不脩舉者。朝廷得以責之。輔臣任責。則庶政之弊可救。天下之治可期。惟陛下裁擇。

一。審官是京朝官所集之府。固當區別善惡。黜陟幽明。使賢者知勸。歲終書其一歲黜陟之數。以何等功而進者幾人。以何等罪而退者幾人。各分其類。具目進呈。

一。吏部流內銓條詔程式頗煩煩碎。權勢之與孤寒優優之與遠惡。在乎均平惻隱。方協至公。况群材所聚。倚在銓品。亦天官冢宰之任也。臣請命輔臣兼判。每至歲終。書其一歲之黜陟。以何等功而進者幾人。以何等罪而退者幾人。各分其類。具目進呈。

一。國子監文諸道郡學。聚天下之士。講議詩書。服習禮樂。長養賢俊。為國器用。此地官司徒之職也。臣請命輔臣兼判。以總天下郡學。每遇科場開日。或有德行文學之士。鄉里所推重者。不以應舉不應舉。許郡學士舉舉。舉行善狀。詣所屬薦舉。逐慶官司更體量名實相副者。保明開奏。當議別行敷遣。以勸天下之士。

一。三司天下金穀之府。今害於財用。經費以艱。刻剝既深。生靈重困。宜疏通利源。以救天下之弊。此地官司徒之政也。臣請命輔臣兼判。此當今之急務。每至歲終。書其減省冗費之數。增息

利之數。蠲放困窮之數。具目進呈。

一。司農寺管天下常平倉。本欲凶歲用濟生民。今逐處弛慢。不為急務。倉廩漸虛。災傷無備。赤子之命。委于溝壑。又勸農之政。新頒詔令。其天下官負勸課勞績。並合委本寺考較。以聞。此亦地官司徒之政也。臣請命輔臣兼判。每歲終。以諸道常平倉增損之數。并親民官勸課功狀之優者。具目進呈。

一。太常禮院用歷代之禮。或不謹於典法。隨時絲莖。綱紀寢壞。制度日隳。太常寺用歷代之樂。或八音失序。慢於大祀。則神祇不享。禍罰可召。此春官宗伯之職。朝廷之所重也。臣請命輔臣兼判。至歲終。具禮樂有所損益。或廢墜有所脩舉。書二進呈。

一。三班院使臣數千人。其品流至雜。難於區別。磨勘差違。自有禁倅。臣請命輔臣兼判。常選可用於邊陲。或可委以錢穀。或可付

以親民。或可任以殄寇。至歲終以所選人數具目進呈。

一。殿前馬步軍司總轄諸軍。其體最大。更戍邊鄙。要在均平。揀擢材勇。貴其精當。至於戰陣之法。號令之要。皆須服習。此夏官司馬之政也。臣請命輔臣兼判。至每歲終。以將校選擇之數。軍旅服習之效。具目進呈。

一。審刑大理寺。評天下之法。生死榮辱繫於筆下。禍及非辜。怨動天地。二帝三王。盡心此道。即秋官司寇之政也。臣請命輔臣兼判。每至歲終。具天下斷案中。大辟流罪。以特恩減放。并法寺辯明出入數進呈。

一。刑部一司。詳覆天下已斷文案。凡天下訴寃之奏。盡委刑部。之。此亦秋官司寇之政也。今官屬寡弱。與審刑大理寺勢不敵。豈敢盡行駁正。故寃寃之人。十無一雪。臣請命輔臣兼判。

每歲終。具天下斷案詳覆到。差失公事。并辯雪過負。寃又數進呈。

右伏望聖慈。各委輔臣兼判。前件職司。其創置新規。更改前弊。官更熟諳。刑法輕重。事有利害者。並令兼判。輔臣與奪。其大體者。別具奏呈。令中書樞密院更從會議。然後奏取勅裁。其逐司常務。即主判官員依舊兼行。

仲淹又上疏曰。臣謹按唐初。內開十六衛。以聚武臣。外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屯兵伍。使三時務農。一時習武。無事則武臣居內。以奉宿衛。有事則武臣居外。以統軍旅。自武德至開元百三十年。天下府兵無逆亂者。及開元末。倚安忘危。仍廢府兵。天下遂亂。其後兵伍皆市井徒驕蹇。怨叛終喪唐室。國家今於河北。點得義勇鄉兵二十萬。亦如唐之有府兵也。然所置官屬。及揀點法制。即與唐未類。且

逐處官非其人。不能以恩撫綏。以威制服。臣恐一旦倉卒。不為國家之用。既教以弓矢。馭之失道。則寇亂之資已先成矣。今河北州縣。部內各管義勇。其長吏中。才可馭衆。或智可防亂。或威攝衆。望者有幾人哉。臣料按察使奏黜者。不過老昧貪猥之人。存留者。不過勤謹畏懼之士。其馭衆防亂。威得所者。必未多也。由此觀之。是陛下河北二十萬之衆。未有統領。而無所倚賴也。今北戎方盛。河朔千里。無陝西關山之險。又官軍數少。難當大敵。或更增置官軍。即財力已困。無以供億。如此。則陛下將何為必安之計。不可不思也。豈易百十負官吏為難。而不以統二十萬兵伍為重。然國家恐北戎之害。必未欲多置兵伍。臣請且選逐處州縣長吏。命一二才臣。專往河北。與轉運使安撫使。令行按察。逐處知州知縣。縣令內有才智不長。非可統理兵衆者。雖無過犯。並等第列名聞奏。內近成資者。差人承替。未近成

資者。與移諸路州縣。却將諸處舉到知州知縣。縣令人內揀選。有材幹者。先差往河北填替。仍授以訓兵之要。其知州並別授宣命。專管勾義勇兵甲公事。知縣並帶都監監押。其縣令中有願換班行。充知縣兼監押者。並聽亦乞於武臣中選堪知縣者前去。如此。則得人稍多。必能統領教習。使行軍陣之序。金鼓之節。賞罰之約。緩急遣就。統領可戰可守。不誤大事。又良吏撫馭。息威得所。雖有飢饉。不為寇亂。其河東路。即乞續次依此施行。此國家大計。非臣之敢輕言也。

時張方平上論曰。臣聞周制。大國三卿。命於天子。自大夫群士。皆命於其君。士卿士之官屬。亦各自選用。故穆王命伯冏為太僕正。曰慎。東乃僚。惟其吉士。漢之藩國。朝廷獨為遣傅相。其中尉千石而下。得自署置。三府各擇掾吏。州郡棧事。列曹衆職。悉任之于刺守。魏晉始建九品官人之法。中正覈人材於外。吏部銓授于中。而辟署之制。仍行

不廢。隋開皇中。內外庶官。罔論大小。悉歸選曹。無復外補。唐氏雜考古法。稍復其制。採訪節廉之官。屬判官。而下皆自延請。其已就署。徐乃上聞。未奉報者。稱攝。既王命者。同正。肅代之後。獄牧權重。或自除。支郡刺史。專戮二千石。凡諸辟用。悉無臺省。皇朝興國。初始罷假攝。而重臣近職。出臨方面。自介倖官。法違諸掾。吏得自王官。請辟。相承惟舊。於政殊無損者。而頃議者。復為過論。以為多引交舊。或容請托。又慮孤平之人。纔上被代。便奔命之不暇。且郡縣送迎之荐勞。由是復上奏辟之制。臣聞書戒任賢之貳。易美彙征之吉。傳褒舉善詩。貴烝髦。且朝廷官人之法。大體以保任論薦為選擢之路。位登朝列。職分半刺。固可以舉其所知矣。况大臣者。上所尊禮。而信用者。膺其理之寄。求自助之良。設令引交舊而得賢。容請托而不失才。其亦何礙乎。義凡所謂善知人者。必審其善惡。察其器能。非交舊則何從。

既無交舊之素。則必求於長者之譽。吾人之論。採清議訪鄉評。而之。是故涉乎請託矣。魏廬毓曰。夫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之。畏教慕善。而後有名。是不猶愈於殊無善而稱者乎。而議者迎事。以設防蔽。滯俗情。而虧大體。使大臣知善而不得用。知濫而不得。是何取乎理哉。臣愚以為宜復舊制。稍為條約。遂其援能之善。塞過分之請。論辟之始。當依遷次。而補除。贊助有聞。自用常科。而實誠有人。非物論。非可掩之瑕。事出倖私。有駭眾之迹。自可使憲若。外臺察廉。暴其妄舉之愆。示以必行之典。如此。則當薦延者。有願慎之意。勵名行者。有伸知之望。吏皆勸向。事斯脩舉。翹楚必刈。白駒可執。上為掄拔。以漸之道。下免滯淹。不調之歎。干旄好善。雖紀浚郊之美。棫樸官人。終歸周朝之盛矣。方平又上論曰。臣伏以今外權之重。惟轉運使一道。百城。號令千里。



官吏之黜陟。財賦之弛斂。恩澤之流壅。民政之慘舒。郡縣觀聽其風。稜國朝倚辦乎外務。提衆職之綱轄。實方面之師表。蓋漢刺史之職。而唐度支諸道巡院留後之任也。漢制。刺史掌以六條督察二千石。而不主金穀貨利之事。其主金穀貨利之事者。則大農有部丞州一人。而郡國有均輸鹽鐵之官。唐世亂後。急於兵食。而計臣始兼轉運諸筦推之名。而諸路置巡院官。掌賦調之式。委輸之藏。而不總州郡之政。吏民之事。其總州郡之政。吏民之事者。則有按察採訪黜陟之使。今之外臺。乃兼其任。投國寄用。勢望甚雄。小大之政。無所不統。夫其據拾勾剝。錐刀毫忽之計。損餘補寡。給報調度之筭。正一胥吏可辦者。爾轉運使之大體。在乎訪視風俗。章正其因循之弊。廉實官吏。周知其否臧之才。此固水木之本源。衣服之冠冕矣。是之弗圖。而根事乎米鹽芻蕘之微。株效乎圭勺星銖之謬。而宿姦大猾。據都呂鄙。

府署為豺狼之窟。州縣為虺蜴之宅。以至暴于天聽。達于四方。此臺猶莫之舉也。此豈所以與天子共理之意歟。比者朝廷議郡長吏之罪。而轉運使坐累左遷。斯見乎朝旨務澄肅乎外政者也。夫聖人立法。所重成俗。習見既久。回革已難。今天下之俗。樂和易而惡堅介。貴循常而重改作。建一功利。必蒙生事之名。免一惡慝。已洛所怪。鳥衆噪乎早飛。故雖網膺之蒙。寄任于今。猶頗牧之當。漢文之世也。臣又詳轉運之名。蓋以賦輿為主。似非專為舉賢黜惡而設也。子曰。必也正名乎。則其居是職者。先聚斂而後民政。又不可多譏也。昔在兩漢。雖有刺史督州。而又時遣使四出。察郡吏之治。故前漢則有繡衣直指。傳行郡國。得專戮二千石。後漢則有美俗清詔之名。分行四方。唐雖有採訪按察之職。而亦時遣郎官御史。訪事得失。臣愚以為宜舉漢唐之典。精選臺閣之臣。才識深明。風度方重者。銜命分道。參考

民謠以升聞廉正。効免庸暴。必列疏其能否之迹。實錄其善惡之狀。以行誅賞之法。以立褒厲之道。至于有可興之功利。有可蠲之疾苦。草萊有幽潛之士。閭巷有節義之人。因得搜揚。以輔政道。數年輒一遣。而勿限于常。如此。則吏知沮勸。常懷戒懼之意。民有侵枉。益開辨理之途。利害上達而不遺。恩澤下流而無壅矣。

知制誥胡宿上奏曰。臣等昨奉勅。為翰林學士韓絳上言。國家奄有四海。承平百年。官制未脩。方古為陋。欲望討論。有唐官制。及本朝官制。品秩事任。量加裁定。正其名體等事。奉聖旨。差臣等同共詳定。臣等累曾懇辭。不蒙允許。尋具劄子。陳乞且未置局。容臣等取前代官制。將今日官位職任。商度可改正者。可裁損者。可申明者。各條三兩事。先送中書門下。更加商量。若果可施行。即置局。辟官次第。刪定。奉聖旨。依奏。臣等今詳定到事。件如左。

一。漢置丞相。其後改置三公。官皆有府。辟召掾屬。唐制以尚書門下中書三省長官為宰相。尚書令僕射侍中中書令是也。官品未至者。同中書門下三品。今平章事即其比也。參知政事。唐初亦是正宰相。崔溫等嘗為之。國朝之制。下宰相一等。若用唐制。正其名體。則四輔之任。當悉用平章。依漢制。即湏立丞相府。一。唐制御史大夫一人。中丞二人。國朝之制。大夫不置。以中丞為臺長。他官或以給事中諫議大夫權之。若欲改正官制。置丞相府。則大夫當復。輕重乃等。

一。唐制無公卿。為樞密使。五代用兵。始與中書對掌機密。即欲改正官制。當以院事還中書。及尚書兵部。

一。尚書省二十四司。既為虛名。所以官冗負衆。即欲正官制。當罷三司。復二十四司。及九卿官使。有定員。其郎官不在本省治職。

事者。並以前資及散官處之。其在外任者。或依唐制。置上中下等州刺史及別駕之類。隨官品任之。或欲輕其權。則曰知某州刺史之類。

一。文武散官及檢校兼官勳爵實封等。在開元已前。頗有實事。於今唯散官猶叙服色。粗繫輕重。其餘悉皆虛名。無益治體。即欲改正官制。當例行者罷。若以假虛名而佐實職。兼存亦可。

已上所謂改正者也。略舉一隅。若於今可行。即推此類具正之。

一。大理寺決天下獄。刑部覆之。於事已足。又加審刑院。則為駢覆。即欲裁損官制。當以院事官屬還刑部。

一。吏部尚書侍郎分領銓事。則當差以輕重。分別流品。今審官既掌京朝官磨勘差遣。而流內銓惟典州縣幕職官體制。不倫。

欲裁損官制。當以審官院職事歸尚書銓。州縣幕職官歸侍郎銓。

一。群牧司提舉司糾察司之類。皆古無此職。即欲裁損官制。悉當省罷。還屬尚書九卿。

已上所謂裁損者也。畧舉一隅。若於今可行。即推此類具正之。

一。左右史並當隨宰相。入立仗下。以記言動。今文官之任。不及聞前殿政事。故德音善政。多失紀錄。今欲申明。復此舊制。

一。中書出制勅。唐制並經門下審覆。然後尚書出告身。經歷三省。比來唯於中書發教。虛署三省官名。今欲申明。復此制。國朝令

文具載

一。國朝近制。觀文殿大學士。惟待舊相。自資政殿大學士。至天章

閣待制已上。其間多有無負數除授浸廣者。繇遺幅不立也。諸舊有負者宜依舊數。未有者宜差定其負著為久制。以革溢負之濫。

一。唐制舍人六人。分判尚書六曹事。所以佐丞。相謹政令。欲乞申明此制。

一。舊制九卿之職。不隸尚書。今卿監職事三司。關領者宜取還寺監。亦省侵官之類。

一。唐制左右丞判尚書省事。給事中判門下省事。中書舍人判中書省事。國朝門下省權用近臣判之。中書省即舍人年深者。與唐制略同。准昨上言者稱近臣判省太重。有按唐制似不如此。惟常衮自以同中書門下事。即當兼判中書省。是時崔祐甫以舍人判省。謂衮侵官。士論由此不平。衮也。

一。自供奉官至殿侍差借之類。唐制武選皆無此名目。官皆置於外。以區別華冗。

一。朝廷若欲後改正之說。即候改正之後設官分職。如周唐乃可約六典著書垂之後世。若未能如此而欲著書。惟可將會要及諸司編勅并格令刪繁取要。因今日官名粗言職分而已。

已上所謂申明者也。略舉一隅。若於今可行。即推此類具正之。

時知諫院包拯上疏曰。臣謹按唐制。御史府其屬三十人。所以重風憲之職。國朝以來。選任尤劇。天禧中。御史六員。蓋朝廷紀綱之地。為帝王耳目之司。必在得人。方為稱職。自非端勁特立之士。不當輕授。近歲知雜中丞。不專奏辟。或命兩省臣寮參舉。而條制約束罕得。應詔。雖素有才望。又限以資考。推擇之際。頗慎其選。臣竊見頃年添置

御史裏行二員。緣所舉之人秩序差淺。用之不次。必無畏避。自後因循而罷。物議惜之。方今臺官員數最少。擇彈之任。所繫尤重。欲乞令中丞知雜。依舊例於陞朝親民官內保奏。堪充御史裏行二員。始稍不稱職。並嚴坐所知。

時劉敞上議曰。臣伏見故事。諸讓官者。或一讓。或再讓。或三讓。皆有品秩。非不欲人人讓也。讓之迹近名。則容偽。而為禮者惡。煩。煩近於褻。故設中制。有所止之也。昔舜命九官。夔龍不讓。其他伯益之徒。一讓而止。此則治世之法也。竊見頃來士大夫。每有除命。不問高下。例輒累讓。雖有出其至誠。恬於勢利。然亦已逾典制。過變益矣。若習俗遂巧。流風稍敝。必且挾偽采名。要上迷眾。更以此為進取之捷徑。奔競之秘策。甚可惡也。豈獨煩於禮哉。夫讓雖美道。君子所有餘。小人所不足。然非其真。則醜亦甚。昔鄭公孫段。諱為卿。退則又使太史命

已。子產惡其為人。其後卒為亂。故飾偽之敝。至於此。非國家之福也。公孫段尚其小者耳。子之擅燕。王莽代漢。其始皆以善自名。已而稍入於邪也。臣謂賢者之節難進而易退。難進而易退者。非苟讓一官之謂也。謂其能擇於義。不犯非禮也。故雖不多讓。其節猶可見。衆人之情。好得而惡失。好得而惡失者。亦非勉受一職之謂也。謂其不擇於義。越禮而動也。故雖復飾讓。其情亦弥險。讓與不讓。一以故事舊典為準。無使鈞利者要君。采名者售偽。不幸而不值子產之精識。則公孫段之徒。紛然競於朝矣。臣言似迂。而慮實遠。望賜財幸。

英宗治平三年。知制誥韓維上奏曰。臣昨日聞御史知雜呂誨等。以言事被黜。至今不見敕。至封駁司。訪聞乃是中書直封送本家。臣切以封駁司。給事中之任也。凡制敕。必由此而下。有所不得。以封還論奏。古今之通制也。今罷黜御史事關政體。而遂不使有司預聞。紀

綱之失無甚于此。臣伏思王者建立官局。張設法度。擇人守之。所以防檢繆失。共成治道。而朝廷自壞其法。不知為此將以何利也。伏望聖慈旨。揮中書追誨等敕命。令由本司使臣得申論議。以正陛下之官法。

維又上奏曰。臣近以御史知雜呂誨等降黜敕命。不由門下封駁司直送本家。嘗具論奏。乞追還以正官法。至今累日。不見施行。臣伏思古者並建庶官。各有法式。所以共成治體。遠防禍敗。雖王者不得而私也。况大臣乎。淳化中。命樞密直學士向敏中、張詠點檢看讀。發放敕命。其實封敕文。並仰中書房候印押。下送向敏中等看讀點檢了。却實封發。放祖宗所以審重號令。防檢繆失。如此其至。今朝廷一旦騁私意。以壞聖王之法。快目前而忘後世之慮。獨何謂也。方今官失其法。人怠其職。百事隳廢。日就衰靡。臣愚切謂宜有以力振頹敝。而

陛下君臣方共為此事。臣切為國家憂之。伏望聖慈。以臣此言。差下所上章。早付中書施行。臣懦不能為陛下守官。伏待譴黜。維又奏曰。臣近以降黜呂誨等敕命。不由銀臺司。累具論奏。今又罷傅堯俞等敕。亦是直送本家。臣切以法制者。天下之公器。非天子所得私。而亦臣下所不敢輒廢也。故法有不便事。則易之。未有設而不行者。人有不稱職。即去之。未有存而不用者也。陛下纔畢亮陰陽。降詔戒厲。臣下曰。內外因循。惰職者衆。未聞推利及民。盡心憂國者。又訓以易憲。孳孳各備厥職。詔下以來。未及一年。不聞群司有所進益。而公卿大臣。乃自壞法度。違戾詔文。臣雖區區。為陛下憂惜此事。章三四上。不蒙省察。京都之內。禁門之中。尚且如此。而欲以風勸天下。推利及民。豈可得哉。孟子有言曰。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有言責者。既不得其言。而去矣。不得其職者。尚

且胡顏苟處乎。况臣兩還詔旨。今又不能仰遵聖訓。為官守法。罪戾仍重。豈久玷侍從。尚竊封駁之名。伏望聖慈。特賜罷黜。所有銀臺司等職事。臣更不敢僉書。見居家待罪。

英宗時。翰林學士張方平上奏曰。伏以知制誥之職。所以代王言。為誥令。由此召入禁林。充學士。非才譽允洽。何以當其選。比來朝廷。率以體例次補。日近誥命。或有鄙淺。傳為口實。前代國家有事之際。或以單劄之辭。折衝千里之外。使三軍感勵。萬方悅。勸皆逆。凶醜。或以革心。夷狄異類。或以向化。故知文辭書命。有足以助國威。宣王澤也。祖宗之世。有自州縣之職。拔處辭禁。有自兩禁黜為管庫者。蓋惟才而是用。豈為入而擇官。其脩起居注。史館脩撰。即次除知制誥之資序也。今朝士不脩庶耻。至冒憲章法座之前。輒白干請。竊謂若此。除授宜詳加推擇。必其人。流才地。辭學器識。他日可以備大臣之用。而

後擢處其職。文物盛於本朝。光華照於天下。使名器以重。堂陛以隆。天下幸甚。

右正言劉安世建言。祖宗之待館職也。儲之英傑之地。以飭勵其名節。觀以古今之書。而開益其聰明。優其廩。不責以吏事。所以滋長德器。養成名卿賢相也。近歲其選寢輕。或緣世貴。或以軍功。或酬聚斂之能。或徇權貴之薦。未嘗較試。遂獲貼職。多開侍門。恐非祖宗德意。望明詔執政。詳求文學行誼。審其果可長育。然後召試。非試毋得。輒命。庶名器重而賢能進矣。

神宗熙寧二年。御史中丞呂公著上奏曰。臣竊以三代聖王之政。至於久則不能無弊。在審所救云尔。國家享天下逾百年。凡當世舉可。以脩舊起廢。興利除害者。固非一日。至於近日。改更宗室法度。省罷銀臺。奏白。減外親。奏薦。處置疲癯官吏之類。中外之論。孰曰不然。惟

是制置三司條例一司本出權宜名分不正終不能厭塞輿論蓋以措置更張當責成於二府脩舉職業宜倚辦於有司若政出多門固非國體宰相不任其責則坐觀成敗尤非制世御下之術兼臣昨來已曾論列所有制置條例一司伏乞罷歸中書其間事自有可付之有司者即付之有司。

公著又上奏曰臣近具劄子言乞罷制置條例司歸中書至今未蒙施行臣聞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今來制置一司上既不關政府下又不委有司是以從初置局之心莫不疑眩及見乎行事物論日益騰沸蓋朝廷大事無不出於二府惟是今來制置條例實係國家安危生民休戚而宰相不得與聞若宰相以為可自宜與之共論以為不可亦不當坐觀成敗但事書教尾而已至於倉場庫務瑣細利害又恐不必執政大臣然後能集臣又聞聖人之

政貴乎顯仁藏用管仲霸者之佐耳及其為令猶曰法成而鄰國不知今朝廷處置實未能有利及民然而先置一司使天下疑惑恣恣至今不定恐非策之得者也乞檢會臣前奏施行。

公著又奏曰臣近為降下司馬光等告教到封駁司尋以為不便遂具封駁聞奏切知已直降光等告教付閣門臣伏以祖宗置封駁之職蓋以朝廷政令不能一一盡當故使有司得各竭其意以補闕遺臣既繆當官守苟有愚見誠不敢自默以失祖宗置司之意是以即有論列今來朝廷既以臣言不當自當顯行黜責其所降教告亦須經由本司蓋臣雖可罪而此職終不可廢若因臣一上言不當遂使今後封駁之司不復能舉正職事則是祖宗法度由臣而壞伏望聖慈正臣封駁不當之罪特加顯黜以振綱紀。

熙寧三年右正言李常上奏曰臣伏聞近差諸路提舉常平廣惠倉



僚敕旨不由封駁司。中書以為係是舉差。臣切以為過矣。國朝因唐故事。置門下封駁司。自是非機密宣敕。皆使詳讀。然後頒下。其或失當。得以釐正。所以謹出制命之意。亦已至矣。故祖宗以來。多選方正望重之臣。典領是職。緣於朝廷所補。非輕其為責任甚重。今遣使四出。得興利除害。舉察州縣使事之重。與監司略等。而不付之有司。參考能否。墮廢綱條。理實未順。兼封駁之任。雖人主親所選任。皆得以其職言。今日舉差。臣所未論。臣恐朝廷典則。寔得緣事廢紊。伏望聖慈特賜旨揮。並依舊制。庶命令所加務於詳審。有司職業。貴以脩舉。元豐中。判三班院曾鞏上言曰。右臣伏見聖恩。以新雕印唐六典。頒賜近臣。以及館閣。竊以唐初以尚書中書門下三省參領天下之事。以今僕射侍中為宰相之任。然選士用人。出兵授田。刑罰禮樂。至於工官所主。則一本於尚書。尚書侍郎分為六官。郎員外郎各有攸司。

又分為二十有四。所以弥綸庶務。至微至密。其大則以永業口分之。田制民之產。以租庸調制民之賦。以諸府十二衛制民之兵。三代以來。其政最為近古。太宗所以致治者。蓋出於此。其事至衆。而舉之有條。其體至大。而統之有要。可謂得建官制理之方。明皇之世。廼考尋舊章。著之簡冊。以六卿所總領。則象周官。名其書曰六典。而開元十四年。張說罷中書令。為尚書右丞相。不知政事。自此政事歸中書。而尚書但受成事而已。亦其書之所記也。則當是之時。尚書已不得其職。其所著者。蓋先代之遺法也。其本原設官因革之詳。上及唐虞。以至開元。其文不煩。其實甚備。信可謂善於述作者也。臣向在館閣。嘗見此書。其前有序。明皇自撰者。而其篇首皆曰御撰。李林甫注。及近得此書不全本。其前所載序同。然其篇首不曰御撰。其第四一篇。則曰集賢院學士知院事。中書令脩國史上柱國始興縣開國子臣張

等奉勅撰。蓋開元二十二年張九齡實任此官。然則此書或九齡等所為歟。不敢以疑說定也。伏惟皇帝陛下神智聖性夙成自天。方革敝興壞以脩太平之業。繼唐虞之跡而稽古不倦。旁及此書。迺自禁中鏤版傳之以賜在位。豈不以其官儀品式去今未遠。而行於今者尚多。將使學士大夫得而求之。其於就列。皆知其任。其於治體開益至多。非聖慮所存規模宏遠。則何以訓勵群臣委曲至此。臣備數內閣。以文學為職。宜略知典故。不可以衰退。鴛鈍怠惰。苟止。故敢昧冒以請。伏望聖慈。依例賜臣一部。使得伏玩。忘索。萬一得奉清聞。尚可孳強以備訪問。不勝犬馬區區之誠。貪冀恩私。不知僭越。其於罪戾。所不敢逃。干冒宸嚴。臣不任戰慄之至。

輦又上言曰。臣伏以陛下稽古正名。脩定官制。今百工庶務。類別以明。其於講求經畫。皆出聖慮。殫綸之體。固已詳盡。然推行之始。去故

取新。竊恐百執事之人。素未諭於其心。習於其耳目。一日之間。或未盡知其任。群吏萬民。聽治於上者。或未盡知所趨。待夫問而後辦。推而後通。則必有煩阻之患。留滯之虞。若圖之於早。定之於素。則一日之間。官號法制。一新於上。而彝倫庶政。叙行於下。內外遠近。雖易視改聽。而持循安習。無異於常。此臣所以區區之愚。庶有補於萬一也。今百司庶務。既已類別。若以所分之職。所總之務。因今日之有司。擇可屬以事者。使之區處。自位叙名分。憲令版圖。文移案牘。訟訴期會。總領循行。舉明鈎考。有革有因。有損有益。有舉諸此。而施諸彼。有捨諸彼。而受諸此。有當警於官。有當布於衆者。自一事已上。本末次第。使更制之前。習勒已定。則命出之日。但在奉行而已。蓋吏部於尚書。為六官之首。試即而言之。其所總者。選事也。流內銓。三班。東西。審官之任。皆當歸之。誠因今日之有司。擇可屬以事者。使之區處。自今僕

射尚書侍郎負外郎以其位之升降為其任之煩簡使省書審決其當屬郎員外郎其當屬尚書侍郎其當屬令僕射各預其所屬預為科別如此則新命之官不煩而知其任矣曾局吏負如三班諸房十有六諸吏六十有四其所別之司所隸之人不必盡易惟當合者合之當析者析之當損者損之當益者益之使諸曹所至因其舊習如此則新補之吏不諭而知其守矣憲令版圖文移案牘訟訴期會總領循行舉明鈞考其因革損益之不同與其舉諸此而施諸彼有捨諸彼而受諸此有當警於官希於眾者皆前事之期莫不考定如此則新出之政不戒而知其敘矣夫新命之官不煩而知其任新補之吏不諭而知其守新出之政不戒而知其敘則推行之始去故取新所以待之者備矣其於選事如此旁至於司封司勳考功當隸之者內服外服庶工萬事當歸之者皆推此以通彼則禮部之任不待政出之日問而後辨推而後通也推吏部之事以通於百工庶職如此則體雖至大而操之有要事雖一變而處之有素一日之間官號法制鼎新於上而彛倫庶政敘行於下內外遠近雖改視易聽而持循安習無異於常區區之愚庶有補於萬一者在此而臣愚淺薄不知治體貪於傾盡而不知其言之妄採掇增損實待聖斷惟陛下之所財幸。

鞏又言曰。臣竊以周制六卿各率其屬皆有分職見於禮經至唐自三省而下分命庶官亦各以其職事見於六典今陛下講求化原更定官制蓋作憲垂法繇古以來其於大體有不可易者雖唐虞三代未嘗易也。至於緣人情因世故斟酌損益有不可不易者。故雖唐虞之際極盛之時。凡巡狩四方則皆備五禮。而周人治象之法亦歲有更章。况於時異事殊。而可以膠於一方之說。泥於一篇之跡哉。故陛

下更制改作其彌綸大意則遠體周官而近因唐制此所謂於其大體有不可易者也。至於從宜應變則解縱拘繫獨出聖謀不守常業此謂斟酌損益有不可不易者也。夫能審其不可易者而因之斷其不可不易者而更之惟當而已然後可以明制作之體惟陛下聖性之卓故能處之無疑此非群臣之所能望也。今更定官制其兩先者在於使群臣庶位皆明知其職分職分既明然後在事者得各因其名以効其實而攷察者欲覈其實則必推其名此作法之大要所謂不可易者也。今庶尹百工分位既定宜有新書如周官六典明白之文使內外上下曉然究悉以熙庶績而康萬事。臣適典明命亦得各以百執事所分之職載於訓詞以飭戒在列以稱陛下董正治官循名責實之意其書宜以時頒布以幸天下。如體重事鉅其不可不易者文字論次尚有未周則百司所守小大之務亦宜先有條具委曲

章明施於列位使人人皆知其任勸於赴功而臣亦得討論演暢見於王者之訓以副聖君勵精求治為世作則之心。

鞏又言曰臣伏以陛下教德音正官號法制度數皆易以新書太平之原實在於此今論次已定宣布有期四方顛顛跂足而望臣切恐施行之際新舊代易之初庶工之間或吏屬因循或簿書綴絕其於督察漏略檢防散逸彌綸之體不可不早有飭戒欲乞明諭有司槩閣有未備者備之版籍有未正者正之凡憲令圖牒簿書案牘皆當次比整齊欵識別以至於官寺什器凡物之屬公上者亦皆當鈎考詳於簿錄庶於新舊更易之間得無漏略散逸之敝。非獨微管今典領之懈且以絕異時追究之煩。

戶部尚書韓忠彥侍郎蘇轍韓宗道言文武百官宗室之蕃三倍皇祐四倍景德班行選人胥吏率皆增倍而兩稅征權山澤之利與舊

無以相過。治平熙寧之間。因時立政。凡改官者。自三歲而為四歲。任子者。自一歲一人而為三歲一人。自三歲一人而為六歲一人。宗室自袒免以上。漸殺恩禮。此則今日之成法。乞檢會寶元慶曆嘉祐故事。置司選官。共議詔戶部。取應干財用。除諸班諸軍料錢。衣賜賞給。特支如舊外。餘費並裁省。

神宗時。鄭獬上奏曰。臣竊見言者。患官入之冗。故有省任子之議。臣輒條其一二者。昔之兩制。至宰相。正刺史。至節度使。歲補一人。出入特恩。不預焉。今二府郊祀。則補二人。兩制及正刺史。而上一人。是省於舊三之二矣。帶職。負外郎。至諸司使。已上。舊郊祀一人。今兩郊祀一人。是省於舊已半矣。昔之遷官。以三年。今遷以四年。及其至。可以任之時。已六七十矣。人而至六七十。其心覲一子承家。豈不憊倦可憐哉。今誠再省之。恐太刻薄。有以傷陛下仁愛之心。其猶有可省者。

嬪御而已。或有一二。而不在此也。雖然。患入官之冗者。奚不擇焉而後仕。今無黑白。一槩以入官。雖有司試。以格詩類。皆倩人。茲與不試同。如欲省任子。則莫若有擇焉。凡任子已補。欲出身仕者。從其所能而試之。或以一經。或以禮學。或以法律。或以文辭。武臣則試武伎。或以策略。每歲二月。集于有司。如試進士。武舉法。差官糊名。較實中程。乃得仕。如此。則得仕者必少。而所取者材。子弟各相勉強於學。又有勸焉。如有不能文墨。而獨可以才幹者。則請家一人不試。而得入官。此所以盡人之能。而且不絕其世祿也。至於俱無能焉。則終身不得仕。是不才而已。又何憾焉。臣又以臣下至病。既不欲去者。顧棟而已。至不得已。乃求官。觀曾臺監。權是終無去意。臣欲乞分司。致仕官。其俸錢。皆勿奪。俾終其身。病既有所養。則必有相引而去。彼居間里。待次累年。俸錢亦不絕也。縣官何惜一二千錢。俾之。得以禮而引退。

且有優遇老臣之恩。至於貪贓酷吏。一有所犯。此可終身勿令仕。茲亦有省官之術焉。臣誠不欲陛下初即位。德澤未及。宣究而遽有刻薄之更制。此臣所惜也。如臣議可采。欲乞付中書與眾人之奏論定。其可者焉。

辭又上奏曰。臣近蒙降制詞頭。除東上閤門使果州團練使李定為遙郡防禦使。臣雖已進草。竊惟議者籍籍不已。熟究其然。誠為濫寵。何則。諸司使副。在祖宗朝。例無磨勘。天聖中方許。四年一遷。至昭宣使止。閤門使副。四年一遷。至客省使止。皇祐中橫行。始有定負。不得溢數。近時橫行。遷者以謂負既有定。則更授以遙郡。及諸司使。遷至皇城使者。又惜昭宣使不除。亦授以遙郡。但恐數十年間。帶遙郡防禦觀察者。比比皆是。則所顧者小。而所失者更大。正任團防。有十餘年不遷者。觀察使有終身不遷者。心觀其遷。則謂非有戰功。則不可。

平時息兵。從何而求戰功。我朝廷愛惜名器。如此之重。何為遙郡。則接踵而授人。計之自刺史累十二年。便可至觀察使。一日有橫恩解。其使名。即為真拜。豈重於彼。而獨輕於此耶。屬者劉永年為團練使。十餘年。以邊任方。除防禦使。既除。而言者指為非是。於時即行追罷。今定為團練使。纔四年。以磨勘轉遙郡防禦使。又四年。平則遂為觀察使。非濫寵而何。宜議者之不已也。此弊不可遂長。於此猶可以為救。宜詔兩府更定武臣遷官條例。使淹速各得其叙。以革前失。如欲定之。此授亦宜追還。庶幾清朝官無幸位。

知諫院陳襄上奏曰。臣近有劄子。以銓選吏員冗雜。縣令最為親民之官。欲乞稍加銓擇。以手實之優劣。縣政之繁簡。各分為兩等。選循良幹敏之吏。以治其劇。其次等縣。亦並以奏舉人。及常調縣令。應任有三人舉主者。充注。嚴其保任之責。而優其獎待之數。使賢能者有

所勸激而勉充其選亦銓衡選任之先務也。留中多日未蒙頒降施行。竊意陛下重其更張不欲使常調入令之人別無差遣因茲滯滯注擬不行臣竊以為不然契勘銓司常調令錄大率不過九百人除見任錄參或監臨場務及自該入等差注人固已三分之一矣其餘得替守選注官待闕又已過半則逐時在銓守候差遣常無一二百員今所汰去者蓋是舉官不足或無勞效莫非貪老不職之人雖由此罷之其害猶小或付之百里之命使民倒植其為患豈不大哉臣今相度欲乞將諸路州軍係主戶三萬已上縣分主簿及節鎮判司員闕與理令錄資序許常調令錄不該入等人注填如願折資差遣亦從其便則員闕足以相當而無留滯之患矣臣又觀天下京朝官知縣員闕其間甚有戶口浩穰獄訟繁劇號為難治之處有累政而以事去官或曠歲而人無授者如南劍州之尤溪邵武軍之邵武建之浦城信之上饒洪之分寧虔之雩都如此之類天下甚多審官院雖有指定繁劇兩等選差條貫然多該說未盡如前數邑率皆不預其數欲乞下諸路轉運司別令體訪定奪轄下自來最為煩難不治之色凡有若干將合入本路分八棟選脚色舉主多有勞績或曾係臣寮奉勅奏舉素有才望之人不依名次保明超授謂之繁劇選差其次雖有難治之色但封疆闊遠主戶及三萬以上者並於以次脚色內銓擇謂之選差內有圭田優厚號為善闕如秀之華亭明之鄞縣常之無錫之類凡有若干並升為通判差遣謂之優選其係繁劇選差人候任滿日別無遺曠許先次指射更與優選一次仍與通判合入人相兼選擇合關升通判者與理通判資序其餘不以路分遠近但能兵與中書已上圭田處依舊條無酬獎外其餘不以路分遠近但能振職量其績効亦並與先次或優選一次已上如逐任內治迹稱最

當與優加獎擢。其有繆濫不職者。主判官稍涉私徇情。亦乞特行黜降。如此。則高才良吏。知有警勸而樂親民政。天下繁難不治之邑。莫不均被仁澤矣。如有可采。伏望并臣前狀降付中書。將賜詳酌施行。襄又上奏曰。臣竊謂縣有知令。最為親民之官。不可一日虛其位。而或任非其人也。臣所領審官東院契勘近日合入親民資序官七十餘員。知縣闕次八十餘處。全然差注不行。自新法已來。縣道事繁。督責嚴密。被累者多。故雖有廉良之才。稍知自重。則莫不畏罪規避。無敢就者。至有折資願就閑局。此人情可知也。今來任知縣人不減五十餘員。并正任監當人。又自有九十餘員。其監當闕次只有十處。不惟縣道闕人。兼監當待次人無由發遣。臣愚欲乞詔諸路監司。今後縣道官員除庸繆不職及委是故。逼新法合行銜降外。自餘若非違越不職。偶因過不逮之人。少加容貸。原情薄責。使不至於黜降。

則人人樂居其職。無或規避也。仍乞今後於元係親民降充監當人內選擇脚色。如公罪及私罪杖已下。情理不至深重。應任曾有舉主十人以上者。許申中書審察。與依合入。遠近權指射知縣硬闕。并無人願就。過滿見闕。理監當人資任請受。仍不許不依常制奏辟。如此。則縣道不至闕員。而微累之人免於留滯。可以責其後効矣。

襄又奏曰。臣竊以諫臣司袞職之闕。格君心之非。臺官糾正朝綱。繩百官之失。明其職之各異也。伏覩近年臺官侵諫諍之職。諫臣言風憲之事。此孔子所謂名不正而言不順也。臣今欲乞諫臣惟司人君言動之過。補時政闕失之事。若夫百寮之愆繆。臺綱之不振。則有御史在焉。庶幾臺諫之任。皆得專職而言責不紊矣。

襄又奏曰。臣竊以封駁一司。乃朝廷慎出命令之關防也。故凡宣勅之出。莫不由於門下者。蓋慮政令有所未便。刑賞有所未中。差除有



兩未嘗則有司得以看詳而舉駁是非亦補朝政之一也。近者翰林學士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范鎮奏為差提舉廣惠倉官員勅不下封駁司事。中書檢會為係舉官更不下封駁司。以臣觀之。夫舉官任人。國之大典。萬一有不當義當駁奏。豈可與閑慢文字一例直降。不由所司。上廢朝綱。下失官守。此近年已失之事。豈可按以為法哉。臣欲乞今後中書樞密院除閑慢機密事依例直發外。自餘事關朝政有所可否者。其宣勅並令降付封駁施行。庶不失祖宗之成憲也。

襄又奏曰。臣竊以審官東院之職。自少卿監知州軍至京朝官而下。不減三千餘員。注擬陞改。所繫非輕。事自尤衆。宜其法式詳備。乃可遵行。而見用一司編勅。自熙寧八年頒行以來。中間續降節文。屢有衝改。已非舊文。蓋立法之切。失於簡略。吏員既衆。放遣不行。動多窒礙。條約事理。不能周盡。或輕重失當。於義未安。有司動須申明。士人時有訐述。裁決辦理。上煩朝廷。臣自蒙恩領職。歲月頗久。考求利害。粗有條理。臣今欲乞將審官東院一司。勅依國子司天監例。詳從本院看詳。刪去煩文。補其闕略。凡前後申明所得朝旨。可立以為法者。並行編定。其事理未盡未便者。並具奏陳。或中中書詳酌。刪成審官東院令勅式。庶幾著為定法。可以久遠施行。

起居舍人同知諫院范純仁上奏曰。臣聞古者天子有諍臣七人。所以廣聰明而益治道也。昔在章聖之朝。開廣言路。置諫官六員。仁皇慶曆之初。亦嘗增置員數。近年以來。止及三員。又自呂誨改御史中丞。其闕至今未補。當陛下求治之際。耳目之官。正宜多設。伏望聖慈。檢會慶曆故事。增補諫官員數。庶使言路得人。上裨聖政。

純仁又上奏曰。臣近曾上言。乞添置諫官員數。未蒙朝廷施行。伏緣

諫官適天子耳目之臣。設之不可不備。當陛下明目達聰之際。尤藉群才協力。况有呂誨員闕。久而未補。陳襄至今未到。惟臣獨負當此責重。進無同寅協恭之助。退無商議講求之益。以臣暗拙實懼曠闕。伏望聖慈指揮。檢會臣前來劄子。早賜施行。

